



高中混合國文

第二冊

上海北新  
書局印行

趙景深編

高中混合國文第二冊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 高中混合國文 第二册目次

- 一 意言……………洪亮吉（一〇）
- 二 吏道……………鄧牧（四）
- 三 患盜論……………劉敞（七）
- 四 談動……………朱光潛（一〇）
- 文章體製一：文體的交錯
- 五 談靜……………朱光潛（一七）
- 六 答李推官書……………張耒（二三）
- 七 論盛孝章書……………孔融（二六）
- 八 原毀……………韓愈（二九）
- 文章體製二：論辨
- 九 送楊啓……………劉峻（三五）

- 一〇 郊外……………周作人(三六)
- 一一 以漫畫初刊與子愷書……………俞平伯(三九)
- 一二 歐行道中寄書之三……………胡適(四一)
- 文章體製三：書牘
- 一三 送區册序……………韓愈(四六)
- 一四 送高閑上人序……………韓愈(四八)
- 一五 送從侄湄遊廬山序……………李白(五一)
- 一六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張翥(五三)
- 文章體製四：贈序
- 一七 山中嘉樹記……………姚希孟(五六)
- 一八 顯靈宮柏……………袁宗道(六〇)
- 一九 威司利……………巴金(六一)
- 二〇 舊地重游……………豐子愷(六四)

文章體製五：雜記

一一 記三峨山……………范成大(七二)

一二 藏行紀程……………杜昌丁(八一)

一三 吳保安傳……………牛肅(八六)

一四 吳保安棄家贖友……………馮夢龍(九四)

文章體製六：小說

二五 櫻花……………茅盾(一〇四)

二六 湖山小記……………蕭士璋(一〇七)

二七 殺狗記第二折……………蕭德祥(一〇九)

二八 雪夜救兄……………徐啞(一一九)

文章體製七：戲劇

二九 上高宗封事……………胡銓(一二三)

三〇 教戰守……………蘇軾(一四〇)

三一 論積貯疏…………… 賈誼(一四四)

三二 以魯肅自代疏…………… 周瑜(一四六)

文章體製八：奏議

三三 手詔何點…………… 蕭衍(一五六)

三四 與湘東王令…………… 蕭綱(一五五)

三五 禁浮華詔…………… 高洋(一五三)

三六 誠兄子書…………… 馬援(一五五)

文章體製九：詔令

# 高中混合國文第二册

## 一 意言

洪亮吉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三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玄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稍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

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廩○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治平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即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即古之百畝也。四民

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備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備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五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養十人，卽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於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於前，而備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商，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尙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倍於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於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生計篇）

（選自卷施開甲集）

作言小傳

一 意旨

三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字稚存，一字君直，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清江蘇陽湖人。官至寶蘇館總裁。因上書以直言怒帝，擬腰斬，特赦免，斥戍伊犁，赦還，卒於家。平生著述甚富，有遺書二百餘卷。其作風與衍典雅，於書無所不讀，尤精輿地學。詩文有奇氣。少與黃景仁齊名，江左號為洪黃。

註釋

① 廛 一夫所居曰廛

② 種民 未詳。管子：「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而重民散，則地不開。」註：「重民謂務農業者。」得樹樓雜抄：「吾鄉呼佃客為種戶。按黃文獻公嘉興吳府君碑：捐種戶逋租三千餘石，則元時已有此語。」種民殆即重民，種戶之類，疑不能定也。

③ 臯皇 楚辭註：惶遽貌。

④ 溝壑 孟子：「老弱轉乎溝壑。」

二 吏道

鄧 牧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外刺史，縣令，其次為佐為吏，為胥。

徒<sup>②</sup>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

古者，君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sup>③</sup>，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

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大小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sup>④</sup>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sup>⑤</sup>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間。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sup>⑥</sup>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

蛇虺均爲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選自伯牙琴)

作者小傳

邵牧，字牧心，宋錢塘人。宋亡後，隱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唯與謝翱周密等友善。世稱文行先生。著有洞霄圖志。其詩文集名伯牙琴。

註釋

① 九卿 三代以後官制，皆設九卿。宋之九卿，仍襲漢及北齊制，爲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大理、大鴻臚、正宗、大司農、太府等，並稱九寺。

② 百執事 猶言百官。

③ 刺史 漢武帝置部刺史，督察郡國。自隋罷郡，以州統縣，刺史遂爲太守之互名。

④ 胥徒 庶人在官者之稱，猶今之僱員。

⑤ 唐虞建官 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④ 食邑 卽古之采邑，謂食其邑之租入也。

⑤ 並緣 並，傍也；緣，因也。因其假官之名義以謀食也。

⑥ 二帝三王 二帝，謂堯舜；三王，謂禹湯文王也。

### 三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

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

或曰：「請問盜源。」

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sup>○</sup>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僦<sup>○</sup>也。」

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

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

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尙籟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郤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

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作者小傳

劉敞，字原父，宋臨江新喻人。由進士累官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學問淵博，文尤瞻敏。私諡公是先生。著有公是集、兩漢刊誤等書。

註釋

① 慢 輕忽也。

② 侖 古量名，容千二百黍，爲升之十分之一。

③ 直指之使 漢武帝時，嘗遣直指使者，分部逐捕羣盜。直指，言指事而行，無阿私也。

④ 咸武仲所以辭不能詰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厚待之。於是魯多盜。武子謂

咸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

⑤ 沈命 漢武帝作沈命法：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及小吏主者皆死。沈，沒也。謂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⑥ 邾雍因以見殺於晉 晉國苦盜，有邾雍者，以視察得盜，千百無遺一。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

共殺之事見列子說符篇。

㊦ 聽訟二短句 語出論語顏淵章。

㊧ 元昊犯邊 宋初趙元昊自立爲帝，國號夏，據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及甘肅省。仁宗朝，屢次入寇。

## 四 談動

朱光潛

朋友

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寧靜。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是一種病態，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就這樣頹唐沮喪，我實在替你擔憂。

一般人歡喜談玄，你說煩惱，他便從哲學辭典裏拖出「厭世主義」，「悲觀哲學」，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樣來紓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我自己從前彷彿也嘗過煩惱的況味，我祇覺得憂來無方，不但人莫之知，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在心氣和平時，我景仰希臘廊下派哲學者，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不當存有嗔喜貪戀，我景仰託爾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我景

仰白朗寧，相信世間有醜纔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來，心波立湧，拿天大的哲學，也抵擋不住，這固然是由於缺乏修養，但是青年們有幾個修養到「不動心」的地步呢？從前長輩們往往拿「應該不應該」的大道理向我說法。他們說，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應該活潑潑的，不應該暮氣沈沈的，應該努力做學問，不應該把自己的憂樂放在心頭。謝謝罷，請留着這副「應該」的方劑，將來患煩惱的人還多呢！

朋友，我們都不過是自然的奴隸。要征服自然，祇得服從自然。違反自然，煩惱纔乘虛而入。要排解煩悶，也須得使你的自然衝動有機會發洩。人生來好動，好發展，好創造，能動，能發展，能創造，便是順從自然，便能享受快樂。不動，不發展，不創造，便是摧殘生機，便不免感覺煩惱。這種事實，在流行語中就可以見出，我們感覺快樂時說「舒暢」，感覺不快樂時說「抑鬱」。這兩個字樣，可以用作形容詞，也可以用作動詞。用作形容詞時，牠們描寫快或不快的狀態，用作動詞時，我們可以說牠們說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覺煩惱，因為你的生機被抑鬱，你要想快樂，須得使你的生機能舒暢，能宣洩。流行語中又有「閒愁」的字樣，閒人大半易於發愁，就因為閒時生機靜止而不舒暢。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

些因爲青年人的生機比較強旺。小孩子們的生機也很強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爲他們時時刻刻的遊戲，所以他們的生機不至於被抑鬱。小孩子們偶爾不很樂意，便放聲大哭，哭過了氣就消去。成人們感覺煩惱時也還要拘禮節，哪能由你放聲大哭？吃黃連苦在心頭，所以愈覺其苦。哥德少時因失戀而想自殺，幸而他的文機動了，埋頭兩禮拜著成一部維特之煩惱，書成了，他的氣也洩了，自殺的念頭也打消了。你發愁時並不一定要著書，你就讀幾篇哀歌，聽一幕悲劇，借酒澆愁，也可以大暢胸懷。從前我很疑惑何以劇情愈悲而讀之愈覺其快意，近來纔悟得這個洩與鬱的道理。

總之，愁生於鬱，解愁的方法在洩，鬱由於靜止，求洩的方法在動。從前儒家講心性的話，從近代心理學眼光看，都很粗疏。祇有孟子的「盡性」一個主張，含義非常深廣。如果不從「盡性」的基點出發，一切道德學說都不免膚淺。如果把「盡性」兩字懂得透澈，我以爲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複雜的，可是人是動物，基本性不外乎動。從動的中間我們可以尋出無限快慰。這個道理我可以拿兩件小事來印證：從前我住在家裏，自己的書房總歡喜自己打掃。每看到書籍零亂，灰塵滿地，你親自去洒掃一

過，霎時間混濁的世界變成明窗淨几，此時悠然就坐，游目騁懷，乃覺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歡喜打網球的，當你起勁打球時，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麼？

你大約記得晉人陶士行◎的故事。他老來罷官閒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甌，晨間把一百塊甌由齋裏搬到齋外，暮間把一百塊甌由齋外搬到齋裏。人問其故，他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他又嘗對人說：「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搬甌，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藉這個玩藝兒多活動活動，免得抑鬱無聊罷了。

朋友，閒愁最苦！愁來愁去，人生還是那模樣，一個人生，世界也還是那模樣，一個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勸你多打網球，多彈鋼琴，多栽花，多搬甌弄瓦。假如你不歡喜這些玩藝兒，你就談談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談談笑笑，跑跑跳跳！

你的朋友光潛。

（選自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作者小傳

朱光潛，字孟實，安徽桐城人。曾留學英國，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著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等。

註釋

① 厭世主義 凡謂世界人生有苦而無樂，有惡而無善，或謂其樂與善，不敵其苦與惡者，是即厭世主義，如福祿特爾、叔本華等均是。

② 悲觀哲學 同「厭世主義」參看註一。

③ 廊下派哲學者 廊下派即斯多噶學派 (Stoic School)，希臘哲學之一派，居伯羅人芝羅 (Zeno) 所創始者。因講學時恆坐廊下，故名此派為廊下派，斯多噶意即廊下也。此派主張禁欲，其名言有云：「德也者非他，斂情屏欲，脫除煩惱，任何事，遇何物，皆不動於心之謂也。」

④ 陶士行 陶侃字士行，晉潯陽人。明帝時，拜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軍事，平蘇峻之亂。初為廣州刺史，日運百甓習勞，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忠順勤勞，時人比之諸葛孔明。

文章體製一 文體的交錯

我國文學體裁的分類，一向不大嚴密，即以最進步的姚鼐的文章十三類（本書依之）而論，也常有互相交錯的地

方，這是不可不知的。

因爲姚鼐的分類，不是依據一個標準，而是依據好幾個標準而分的。至少可以分爲「內容」「形式」和「用途」這三個標準：

內容——論辨、雜記。

形式——辭賦。

用途——序跋、奏議、詔令、書牘、贈序、傳狀、碑誌、箴銘、頌贊、哀祭。

卽如辭賦，依理凡是有對仗或韻的文章都可以稱爲辭賦，箴銘、頌贊大半以有對仗或韻者爲多，當然也是辭賦。現在既列辭賦，又列箴銘和頌贊，實在極不調和。所不同的，只是辭賦範圍較大，除了包有箴銘、頌贊外還包有別的東西，例如序跋、碑誌、哀祭也有很多是用駢儷文做的。

又如論辨，也可用各種的形式表現出來。無論奏議、傳狀、贈序、序跋、雜記等類，差不多都可以發揮議論。林紓畏廬論文論此最詳：「論之爲體，包括彌廣。議政、議戰、議刑，可以抒己所見，陳其得失利病，雖名爲「議」，實論體也。釋經文、辨家法，爭同異，雖名爲「傳注」之體，亦在在可出以議論。至於正史「傳」後，原有贊評之格。述贊非論，仍寓褒貶；既名爲評，亦正取其評論得失，仍論體也。不過名稱略異而已。且唐宋人之「贈序」「送序」中語，何者非論？特語稍斂。

抑而文集、詩集之「序」，雖近記事，而一涉詩文利弊，議論復因而發。歐公至於「記」山水廳壁之文，亦在在加以憑弔。憑弔古昔，何能無言有言即論。故曰：論之爲體廣也。」

不僅大類有交錯，小類的交錯更多。現在把一個小類見於兩大類以上的略舉如下：

議——論辨、奏議

說——論辨、贈序

策——論辨、奏議

對問——論辨、奏議

書——論辨、奏議、書牘、詔令

述——序跋、雜記

疏——序跋、奏議

序——序跋、贈序、雜記

上書——奏議、書牘

啟——奏議、書牘

牋——奏議、書牘

狀——奏議、書牘

引——序跋、贈序

令——詔令、箴銘

誥——詔令、箴銘

銘——碑誌、箴銘

還有許多是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的。我們明知前人的分類不妥，還要去研究牠，不過將牠當作一種歷史上的常識，同時再加以批判，也就沒有什麼害處了。

爲了想要明顯地表示文體的交錯，本書第一、二冊在排列上也有些地方是顯示這關係的。例如本冊：談動、談靜都是「書牘」，但內容却是「論辨」。又如第一冊：祭夫徐敬業文是「哀祭」，但形式却是「辭賦」。

## 五 談靜

朱光潛

朋友：

五 談靜

一七

前信談動，祇說出一面真理。人生樂趣一半得之於活動，也還有一半得之於感受。所謂「感受」是被動的，是容許自然界事物感動我的感官和心靈。這兩個字涵義極廣。眼見顏色，耳聞聲音，是感受；見顏色而知其美，聞聲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顏，同一和聲，而各個人所見到的美與和的程度又隨天資境遇而不同。比方路邊有一棵蒼松，你看見牠祇覺得可以砍來造船，我見到牠可以讓人納涼，旁人也許說牠很宜於入畫，或者說牠是高風亮節的象徵。再比方街上有一個乞丐，我祇能見到他的蓬頭垢面，覺得他很討厭，你見他便發慈悲心，給他一個銅子，旁人見到他也許立刻發下宏願，要打翻社會制度。這幾個人反應不同，都由於感受力有強有弱。

世間天才之所以爲天才，固然由於具有偉大的創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強烈。比方詩人和美術家，你見不到的東西他能見到，你聞不到的東西他能聞到。麻木不仁的人就不然，你就請伯牙<sup>㊟</sup>向他彈琴，他也祇聯想到棉匠彈棉花。感受也可以說是一「領略」，不過領略祇是感受的一方面。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僅是最活動的人，也是最能領略的人。所謂領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尋出趣味。好比吃茶，渴漢祇管滿口吞嚥，會吃

茶的人卻一口一口的細啜，能領略其中風味。

能處處領略到趣味的人，決不至於岑寂，也決不至於煩悶。朱子有一首詩說：「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這是一種絕美的境界。你姑且閉目一思索，把這幅圖畫印在腦裏，然後假想這半畝方塘便是你自己的心，你看這首詩比擬人生苦樂多麼愜當！一般人的生活乾燥，祇是因爲他們的那「半畝方塘」中沒有天光雲影，沒有源頭活水來，這源頭活水便是領略得的趣味。

領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於天資，一半也由於修養。大約靜中比較容易見出趣味。物理上有一條定律說：兩物不能同時並存於同一空間。這個定律在心理方面也可以說得通。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爲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靈。我所謂「靜」，便是指心界的空靈，不是指物界的沈寂，物界永遠不沈寂的。你的心境愈空靈，你愈不覺得物界沈寂，或者我還可以進一步說，你的心界愈空靈，你也愈不覺得物界喧嘈，所以習靜並不一定要逃空谷，也不一定學佛家靜坐參禪。靜與閒也不同。許多閒人不必都能領略靜中趣味，而能領略靜中趣味的人，也不定要閒。在百忙中，在塵市喧嚷中，你偶然間丟開一

切悠然遐想，你心中便蕭然似有一道靈光閃爍無窮妙悟便源源而來。這就是忙中靜趣。我這番話都是替兩句人人知道的詩下注腳。這兩句詩就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大約詩人的領略力比一般人都要大。近來看周作人的雨天的書引，本人 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

覺得這種情境真是幽美。你懂得這一句詩就懂得我所謂靜趣。中國詩人到這種境界的也很多。現在姑且就一時所想到的寫幾句給你看：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古詩，作者姓名佚。

「山澗餘靄，字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陶淵明 時運。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陶淵明 飲酒。

「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叔夜② 送秀才從軍。

「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

——王摩詰③ 贈裴迪。

像這一類描寫靜趣的詩，唐人五言絕句中最多。你祇要仔細玩味，你便可以見到這個字宙又有一種景象，為你平時所未見到的。梁任公的飲冰室文集裏有一篇談「烟士披里純」哲姆士的與教員學生談話（James: Talks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裏面有三篇談人生觀，關於靜趣都說得很透闢。可惜此時這兩部書都不在手邊，不能錄幾段出來給你看。你最好自己到圖書館去查閱。哲姆士的與教員學生談話那三篇文章（最後三篇）尤其值得一讀，記得我從前讀這三篇文章，很受他感動。

靜的修養不僅是可以使你領略趣味，對於求學處事都有極大幫助。釋迦牟尼在菩提樹陰靜坐而證道的故事，你是知道的。古今許多偉大人物常能在倉皇擾亂中雍容應付事變，絲毫不覺張皇，就因為能鎮靜。現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這潮流

裏，自然也難免跟著旁人亂嚷。不過忙裏偶然偷閒，鬧中偶然習靜，於身於心，都有極大裨益。你多在靜中領略些趣味，不特你自己受用，就是你的朋友們看著你也快慰些。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聰明過度的人，祇是對著沒有趣味的人，要勉強同他說應酬話，真是覺得苦也。你對著有趣味的人，你並不必多談話，祇是默然相對，心領神會，便可覺得朋友中間的無上至樂。你有時大概也發生同樣感想罷？

眠食諸希珍重！

你的朋友，光潛。

（選自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作者小傳

見本册第四篇談動。

註釋

○ 伯牙 春秋之善鼓琴者，學於成連，與鍾子期善。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痛世無知音也。

○ 會吃茶的人卻一口一口的吸 原見周作人雨天的書生活之藝術所引柴靈甫之書簡：「他並不像我

們那樣的「飲而盡，却是一口一口的吸。」

② 陶淵明 名潛，晉代田園詩人。

③ 稽叔夜 名康，魏晉間詩人。詩與阮籍並稱。

④ 王摩詰 名維，名號均取之於釋氏經文。唐代田園詩人，繼承陶潛遺響。

## 六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耒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①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

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

斗<sup>①</sup>鳥跡<sup>②</sup>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sup>③</sup>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勢如破竹，橫斜反復，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sup>④</sup>，問字於揚雄<sup>⑤</sup>，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夫決水於江湖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sup>⑥</sup>，絕呂梁<sup>⑦</sup>，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颯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湖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湯

莫簡於春秋，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sup>①</sup>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

自唐以來，至於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復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選自宛丘集）

作者小傳

張耒（一〇五二——一一二二）字文潛，宋楚州淮陰人，弱冠第進士，從東坡先生遊，爲蘇門四學士之一，爲文以理爲主，尤長騷詞，有宛丘集，詩說，兩漢決疑等。

註釋

- ① 推官 官名，唐置，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宋沿其制。
- ② 怛然 驚懼不安貌。
- ③ 科斗 一名活東，生淺水中，乃蛙之幼蟲，古代倉頡所造文字，其下筆略與科斗狀相似，後人因以「科斗」

文」稱之。

④ 鳥跡 倉頡之初造文字也，仰觀俯察，見鳥獸蹄迹之迹，可相別異也，因造書契。

⑤ 六經 詩、書、易、禮、樂、春秋；樂經久亡。

⑥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孔子弟子，善言語，嘗說吳出師，敵齊，以存魯，越因以霸。

⑦ 揚雄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博覽善識奇字，人有不識者，每載酒問之，門外之車常滿焉。其所著訓纂篇

八十九章，即為研究文字之書。

⑧ 砥柱 書：「砥柱析城。」注：砥柱，山名，在河水中，今通作砥柱。

⑨ 呂梁 禹治洪水，鑿呂梁；在今山西離石縣東北。或謂呂梁即龍門，蓋龍門山縣延黃河兩岸，東為山西河

津，西為陝西韓城，而自韓城直至鄧陽山脈綿亘，即為梁山，故梁山龍門同一山脈，皆可稱為呂梁。

⑩ 吉人之辭寡 見周易繫辭下。

## 七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

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選自孔少府集)

作者小傳

論盛孝章書

二七

孔融（一五三——二〇八）字文舉，孔子之後。漢獻帝時爲北海相，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時天下方亂，融志在靖難，然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後爲曹操所忌，被害。

註釋

- ① 會稽 秦郡，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
- ② 盛孝章 會稽人，名憲，器量雅偉，爲時名士，孫策深忌之。融與友善，憂其不免，因與曹操是書，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已爲孫權所害。
- ③ 孤危愁苦 時憲方避難許昭家。
- ④ 春秋傳曰四短旬 見春秋公羊傳僖元年。引此謂極救孝章，爲操所義不容辭者。
- ⑤ 命不期於旦夕 言不能以旦或夕爲期，隨時可死也。
- ⑥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 吾祖卽指孔子。論語季氏，孔子曾有「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之語。朱穆所以絕交 朱穆，後漢南陽宛人，字公叔，感世澆薄，莫尙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
- ⑦ 一介 猶一個，介個古通用也。
- ⑧ 九牧 謂九州之牧伯也。

④ 燕君三短句 燕君謂燕昭王也。昭王欲招賢，郭隗謂王曰：「臣聞古之人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往，未至而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其骨歸，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王欲招賢，請從隗始。」

⑤ 珠玉二短句 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世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⑥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 昭王卽燕昭王。王聞郭隗言，因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燕。

⑦ 樂毅 戰國燕昭王之卿，率趙、楚、韓、魏五國兵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代之。毅降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

⑧ 劇辛 在燕，任國政。下齊之計，其功居多。

⑨ 鄒衍 齊人。昭王師事之。

## 八 原毀

韓 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

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有未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有未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

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試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選自韓昌黎集）

### 作者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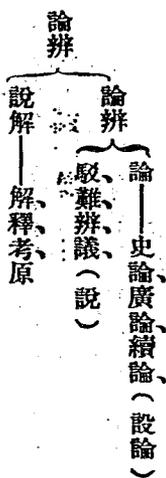
見第一冊第十三篇祭女學文。

### 文章體製二：論辨

論辨一體，據劉勰的文心雕龍所說，是起源於論語：『述經遂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墮。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旨，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他只是看到論辨的論字與論語的論字相同，便大發議論起來，這樣的附會，與吳會將九辯與論辨牽涉在一起是一樣的。

笑。論語中雖也不乏整篇的文章，究竟以不成片段的問答爲多，怎能與整個有結構的論文相比呢？

又，以前論辨兼括議論文和說明文，亦覺未妥。楊啓高中國文學體例談把論辨分爲論辨和說解，就近於歐西議論文和說明文的分立了。他說：「說解原爲兩體，與論辨不同。蓋曰說曰解，大都在解說經義與一字一義之分割。與論辨之獨創成體，系統井然有異。況「論辨」常由立、破兩方成立，而「說解」則由個人可以成文。在昔領域有限，不甚發達。近因百學競興，衆藝爭盛，分析綜合，皆貴詳細。於是有稱引前說，而更出己見，遂併說、解爲一。內容外形，皆不全似論辨矣。」如把論辨文分爲論辨、說解二類的話，那末，詳細子目的系屬應如下表：



「設論」和「說」兩類加上括弧，是表示其體不純。因爲設論不過一個論字表面上與論辨相同，實際上有兩點是不同的：一、普通論體多散文，而設論却大多是韻文。二、普通論體只是樸質的議論，而設論却披上故事的外衣，假設問答，例如卜居、漁父、宋玉對楚王問，其實都只是記敘文。

說雖然也有樸質的議論的，但據吳才祺文體芻言所說：「說之始興，蓋出於子家之緒餘，故自漢以來，著述家所

作雜說，出於寓言者，十嘗八九。蓋皆有志之士，憫時疾俗，及傷己之不遇，不欲正言，而託物以寄意，此其義也。後人推波助瀾，用演之爲小說部，儼然於文中別出窠臼矣。」那末，說也是披着故事的外衣的。

其他正式的九類，現在一一解釋如下：

一、論 論的作法，劉勰曾經談到：「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逢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史家志傳之後，往往著論一篇，文選采之，別立「史論」一類，還有不稱做論，內容實在是論的，也應該歸入論類。但有些奏議，雖題作論某人或論某事，却仍舊是奏議類，不能屬之於論類的。此外，「續論」和「廣論」是取古人的成作，續所未盡，廣所未及，也是論體。

二、駁 就是雜的意思。對於他人所說的話，不純以爲然。漢時設官專主封駁，故奏議中有駁議一體。論中之駁，亦意不同於古人者而駁辨之。

三、難 和駁差不多，即己意不同於人，往復辨難之謂。

四、辨 辨與論同，體出較後。如陸機的辨亡論，劉峻的辨命論，都是辨，不過不以辨名篇。六朝以上，作此體的很少。唐宋以後就多了，最著名的是韓愈的諱辨和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辨。文章辨體云：「大約辨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

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多又奚爲哉！」

五、議 劉勰議對篇云：「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褥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這一類文字，始於奏議，以後纔有私議，例如韓愈的改葬服議和柳宗元的晉文公問守原議。

以上五類都是議論文。議論文想要做得好，必須具有論理學的常識，同時還須懂得一點辯論術；裴培傑所譯辯論之實習及其原理淺顯易懂，確是有助於作議論文的一部好書。

六、解 自從戴記有經解一篇，於是詁經的作品，多稱爲「解」，其實不盡是爲解經而設的。像韓愈的獲麟解和王安石的復讎解，可說都是作「意義」上的解釋。

七、釋 與解同意，始於爾雅。劉熙釋名，即效爾雅而作。此後有蔡邕釋晦、御正釋譏、皇甫謐釋勸、韓愈釋言等。

八、考 與解釋近似，不過解釋是解釋結滯的，這却是臚舉故實的。解釋注重明晰，考注重詳核。這是二者的不同處。

九、原 始於韓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以前是沒有的。韓愈以後，作者很多，簡言之，不外推本溯原的意思。

以上四類都是說明文。大約按照說明文的七個條件看來，這四種文體，各有偏重，表列如下：

解釋——特色、分類、類名、對稱、類似

說明文

考——例證

原——原始

此外吳會祺還列有語旨、訣等類，過於冷僻罕見，均略去不提。

## 九 送橘啓

劉峻

南中橙甘，<sup>①</sup>青鳥<sup>②</sup>所食。始霜<sup>③</sup>之旦，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噴<sup>④</sup>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sup>⑤</sup>，冷亞冰壺<sup>⑥</sup>。可以薰<sup>⑦</sup>神，可以若鮮<sup>⑧</sup>。可以漬蜜。氈鄉<sup>⑨</sup>之果，寧有此邪！

(選自劉戶曹集)

作者小傳

劉峻（四六二——五二一）字孝標，梁平原人。家貧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居東陽紫巖山，吳人士多從之。學，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九 送橘啓

三五

註釋

① 南中橙甘 南中謂江南。甘，通作柑。

② 青鳥 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見伊尹書。

③ 始霜 季秋之月也。

④ 噴 音巽，噴也。

⑤ 萍實 家語載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羣臣莫識，使之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

⑥ 冰壺 普通用以喻心之清，此處當為本義。

⑦ 薰 和悅貌。

⑧ 萼鮮 萼音冒，菜也。萼鮮，謂用菜雜肉為羹也。

⑨ 氈鄉 氈裘之鄉，指夷狄也。峻送橘於北地，故云。

一〇 郊外

周作人

懷光君：

燕大<sup>○</sup>開學已有月餘，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淀<sup>○</sup>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菴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淀北簾斗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風中坐洋車上遠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後的古廟以及沿途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祥菴南村之間的一段S字形的馬路，望去真與圖畫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只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外或海淀鎮，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爲尤甚，道路破壞污穢，兩旁溝內滿是拉圾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着一條紅紙，寫着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爲最甚，現在似乎少好一點了，但是還未全去。我每經過總感得一種不愉快，覺得這是佔領地的樣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國走路；我沒有親見過，但常常冥想歐戰時的比利時等處或者是這個景象，或者也還要好一點。海淀的蓮花白酒是

頗有名的，我曾經買過一瓶，價貴（或者是欺侮城裏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歡喝牠，我總覺得勃蘭地最好，但是近來有什麼機製酒稅，價錢大漲，很有點買不起了。——城外路上還有一件討厭的東西，便是那紙烟的大招牌。我並不一定反對吸紙烟，就是豎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至少也要不醜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醜陋的。就是題名也多是粗惡，如古磨坊（Old Mill）何以要譯作「紅屋」，至於勝利女神（Victory），大抵人多知道她就是尼開（Nike），却叫作「大仙女」，可謂苦心孤詣了。我聯想起中國電影譯名之離奇，感到中國民衆的知識與趣味實在還下劣得很。——把這樣粗惡的招牌立在佔領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極適合的罷。

十五年十月三十日，於溝沿。

（選自周作人書信）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册第四篇燕知草跋。

註釋

○ 燕大 卽北平燕京大學之簡稱。

○ 海淀 地名，在北平城西北，卽清暢春、圓明、頤和三園所在之處，亦稱海甸。

○ 尼開 希臘神話人名。天帝周比特（Jupiter）之隨從。Pallas 與 Athena 之女。

## 一一 以漫畫初刊與子愷書

俞平伯

聽說您的漫畫要結集起來和世人相見，這是可歡喜的事。屬我作序，慚媿我是門外漢，真是無從說起。只以短箋奉復，像篇序，像篇跋，誰知道？

我不曾見過您，但可以說是認識您的，我早已有緣拜識您那微妙的心靈了。子愷君，您的輪廓於我是朦朧的，而您的心影我是廝熟的。從您的畫稿中，曾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兒，我如何不見呢？將心比心，則漫畫刊行以後，牠會介紹無量數新朋友給您，一面又會把您介紹給普天下的有情眷屬。○「樂莫樂兮新相知。」○我由不得替您樂了。除此以外，我能說什麼呢？但是，你既在戎馬倉皇的時節，老遠地寄信來，似乎要鉤引我的外行話，我又何能堅拒？

中國的畫與詩通，在西洋似不盡然。自元以來，重士大夫畫，其蔽不淺，無可諱言。惟從另一方面看，元明的畫確在宋院畫<sup>①</sup>以外別開生面。其特長便是融詩入畫。畫中有詩是正軌，我不知知在我，確喜歡這個。牠們更能使我邈然意遠，悠然神往。<sup>②</sup>

您是學西洋畫的，然畫格旁通於詩。所謂『漫畫』，其妙正在隨意揮灑，譬如青天行白雲，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自在。看！只是疏朗朗的幾筆，然物類神態畢入彀中了。這決非我一人的私見，您儘可以信得過。

二片的落花都有人閒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愷漫畫所感——『看』畫是殺風景的，當日『讀』畫，您的畫本就是您的詩。

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選自雜拌儿）

作者小傳

俞平伯（一九〇〇——）浙江德清人。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等。著有冬夜、西還、雜拌儿、紅樓夢辨、讀詞偶得等。

○ 普天下的有情眷屬 [元西廂記第二十一折尾聲云「願普天下有情的都要成了眷屬」] (據雍熙樂府)

○ 樂莫樂兮新相知 語見楚辭九歌少司命。

○ 宋院畫 宋宣和中，置御前畫院。南宋和議成後復設之。院有待詔，祇候諸官，所作名爲院畫。格古要論云：「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藥，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臻妙。」南宋有趙伯駒、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等。明則與北宗同意義，與南宋相對待，有唐寅、周臣、仇英、陳暹、尤求、石銳、陳言、沈昭、張煥等。不僅擅青綠山水，且工金碧界畫，兼長設色人物。清厲鶚有南宋院畫錄八卷。

## 一二 歐遊道中寄書之三

胡適

志摩：

我在火車上寄你的長信收到了沒有？我在 London ○住了十幾天，委員會○的人都四散了，沒有事可做，所以來巴黎住幾天。還想到瑞士去玩玩。

我這回去國，獨自旅行，頗多反省的時間。我很感覺一種心理上的反動，於自己的精神上一方面感覺 Depression<sup>①</sup> 一方面却又不少新的興奮。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眼看見國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裏着實難過。去國時的政治，比起我九年前回國時，真如同隔世了。我們固然可以自己卸責，說這都是前人種的惡因，於我們無關，話雖如此，我們種的新因却在何處？滿地是「新文藝」的定期刊，滿地是淺薄無聊的文藝與政談，這就是種新因了嗎？

這一類的思想使我很感覺煩惱。

但我又感覺一種刺激。我們這幾年在北京實在太舒服了，太懶惰了，太不認真了。前年叔永<sup>②</sup>說我們在北京的生活有點 Frivolous<sup>③</sup>。那時我們也許以此自豪。今年春間你們寫信給我，叫我趕緊離開上海，因為你們以為我在上海的生活太 Frivolous。但我現在想起來，我們在北京的生活也正是十分 Frivolous。我在莫斯科三天，覺得那裏的人有一種 Seriousness of purpose<sup>④</sup>。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我想我

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

我們應當學 Mussolini 的「危險地過日子」——至少至少，也應該學他實行延長工作的時間。

英國不足學；英國一切敷衍，苟且過日子，從沒有一件先見的計劃，名為 Evolutionary 實則得過且過，直到雨臨頭時方才做補漏的工夫。此次礦工罷業事件最足表現此民族心理。

我們應當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至少我們要想法子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這是我的新的興奮。

你們也許笑我變成道學先生了。但是這是我一個月來的心理，不是一時偶然的衝動。我希望北京的幾個朋友也認真想想這點子老生常談……

適之。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選自胡適文存）

作者小傳

胡適（一八九一——）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歷任北京大學、光華大學、中國公學教授，努力週報，獨立評論主編，英國庚款委員會等。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胡適文存、先秦名學史、淮南王書、嘗試集、四十自述等。

註釋

- ① London 英京倫敦。
- ② 委員會 指中英庚款委員會。
- ③ Depression 神氣沮喪。
- ④ 叔永 任鴻雋字叔永，自然科學家。著有科學概論。
- ⑤ Trivialous 閒散，不介意，不認真。
- ⑥ Seriousness of purpose 蓄意振作的嚴肅精神。
- ⑦ Mussolini 墨梭里尼，意人，倡國家主義，組汎繁黨（Fascist 今譯法西司蒂）以非常佔領各地，驅逐社會黨人，受命組閣，為當代著名政治人物。

文章體製三：書牘

寫信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情，每每一句話說得輕重不當，就要受人指摘，甚至因此得罪人家。所以史書上說：「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大約對於疏遠的人寫信，須要客氣；對於自家人和好友，則不妨直率。書牘的名稱也很多，約舉如次：

一、書 三代以上，這一類文字很少。到春秋的時候，列國大夫相往來，纔有這一類的文字。

二、上書 與書相同，不過限於給尊長。給尊長的，可入書牘類；給天子的，即入奏議類。

三、簡 寫在竹上的稱爲「簡」，後世即作爲書信之義，一稱「柬」，義同。魏晉以後纔有這名稱。書是長短均可的，簡則限於短信。

四、帖 寫在帛上的稱爲「帖」，文字也是簡短的，也是在魏晉以後纔有。

五、札 是用木做的，後來轉爲書牘的名稱。現在這已成爲公文的一體；朋友往來的信，稱札的較少。

六、箋 一作牋，大都是給尊貴的。例如魏有繁欽、吳質給魏文帝的牋，梁有任昉百辟勸令上牋，按照當時的時代算來，都在未臨御以前，所以很是恰當。至於晉簡文帝有遺會稽王牋，上行下也用這名稱，是只可以當作例外的。

七、啓 魏晉間在啓的首尾，多云某啓、某謹啓、某啓聞；文字多用駢儷。給尊長的，可入書牘類；給天子的，即入奏議

類。

高中混合國文 第二册

四六

八、移 與「檄」略類，行於臣民之間。

九、揭 就是舉發的意思，大都是舉發人罪的。一稱「揭帖」，明朝纔有這一體，以前不會見過。許多人寫的，稱爲「公揭」；兩人彼此相罵的，稱爲「互揭」，也算是書體的別支。

此外文體芻言有「親書」一類，就是婚書，這種沒有文采，千篇一律的刻板文字，又怎能算作書牘呢？還有一類「劄子」，根本留傳下來的文字就極少，又有一類「奏記」，實際上是奏議體裏的，臣下通用，只能看作例外。更有「狀」的一類，也是奏議體裏的。這四類或者不切當，或者不重要，薛鳳昌文體論中不曾列入，刪蕪存善的，確很穩妥。

一三 送區册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

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世。⑤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⑥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⑦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⑧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撰自韓昌黎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三篇祭女學文。

註釋

- 陽山 唐縣名，屬嶺南道連州，今廣東陽山縣。
- 橫波之石 廉利倅劍戟。廉，稜也。倅，同也。言橫出水波間之石，矗如稜刃，鋒利有同劍戟也。
- 丞尉 縣中佐貳之官。丞主簿籍，尉主盜賊。
- 鳥言夷面 鳥言謂如夷狄之語，似鳥聲之囁哢而難辨也；夷面謂面目猶醜若夷狄也。
- 愈待罪於斯 貞元十九年，愈爲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觸德宗之怒，被貶爲陽山令。

④ 舉 牽引也。

⑤ 賓階 東階也；古者賓升自東階。

⑥ 逃空虛者二短句 語見莊子徐無鬼篇。登音印，足蹋聲也。言避世之士，隱遯於虛空之地，聞人之至亦喜。

此昌黎自况也。

⑦ 歲之初吉 詩傳：「初吉，朔日也。」歲之初吉，即歲首也。

### 一四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①庖丁治牛，②師曠治音聲，③扁鵲治病，④僚之於丸，⑤秋之於弈，⑥伯倫之於酒，⑦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嚙其馘，⑧者也。往時張旭⑨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⑩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sup>㊟</sup>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sup>㊟</sup>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sup>㊟</sup>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sup>㊟</sup>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散不可收拾，則於其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sup>㊟</sup>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選自韓昌黎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三篇祭女壻女文。

註釋

㊟ 養叔治射 養由基，春秋楚莊王時人。善射，嘗與潘廝之黨，躡甲而射，徹七札焉。事見左傳。又嘗射蜻蛉，拂左翼，事見尸子。又能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事見漢書枚乘傳。

㊟ 庖丁治牛 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於此乎？』」

㊟ 師曠治音聲 師曠字子野，春秋晉平公時之樂師，能審音以占吉凶。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

嘗，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④ 扁鵲治病 扁鵲，姓秦，名越人，春秋時人。受禁方於長桑君，因以醫名世。史記有傳。

⑤ 僚之於九 楚莊王僇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工於九，士衆稱之，以當五百人，乘以劍而不動，搃九

九於手，一軍停戰而觀之，莊王免於敵而罷。見莊子。

⑥ 秋之於弈 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

⑦ 伯倫之於酒 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縱酒放達，嘗著酒德頌，仕至建威將軍。晉書有傳。

⑧ 嗜其馘 嗜，音劑，管也。馘，音剗，切肉也。噓，深入其門而得其奧也。

⑨ 張旭 字伯高，唐吳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號張顛，亦稱草聖。

⑩ 端倪 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成玄英疏「端，緒也；倪，畔也。」

⑪ 閑 高閑上人，烏程人。善書，居湖州開元寺。上人為僧人之尊稱。佛家謂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

曰上人。

⑫ 有旭之心哉 高閑上人在宣宗時嘗被召入對御草聖，賜紫衣，問好以晉川白紵書真草故云。

⑬ 錙銖 喻輕微也。說文「十黍為累，十累為銖，八銖為錙。」

⑤ 浮屠 卽佛教徒，亦作「浮圖」，皆佛陀之異譯也。

⑥ 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說。顏註「眩與幻同相詐惑也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此言善幻多技能，卽指此也。

## 一五 送從姪崑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①令誦子虛賦②，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③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④季父⑤，謫長沙⑥。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⑦。長山橫蹙，九江⑧卻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濺⑨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⑩，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⑪來遲，使秦人著鞭⑫，先往桃花之水⑬。孤負夙願，慚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⑭。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選自李太白集）

作者小傳

一五 送從姪崑遊廬山序

五二

見第一冊第三十篇五律二首。

註釋

① 大人 李白父名客。

② 子虛賦 漢司馬相如作。

③ 南遊雲夢覺七澤之壯觀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子虛賦原文云：「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華容以北，安陸以南，枝江以東，皆其地。後悉爲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

④ 安陸 縣名，故城在今湖北安陸縣北。

⑤ 嘉興 今浙江嘉興縣治。

⑥ 季父 案李陽冰爲李白族叔陽冰爲當塗令，太白有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文中所指，未知是否。

⑦ 長沙 今湖南長沙縣治。

⑧ 香鑪 太平寰宇記：「香鑪峯在廬山西北，其峯尖圓，煙雲聚散，如博山香鑪之狀。」

⑦ 長山 疑卽長嶺，在九江縣東。

⑧ 九江 謂潯陽江。江自潯陽分爲九道，故曰九江，在九江縣西北。

⑨ 潦 小水入大水曰潦。

⑩ 方湖石井 遠法師遊廬山記：「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涌出，野人不能殺，真歎其奇而已。」

⑪ 白龍 列仙傳：「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

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

⑫ 著鞭 晉書劉琨傳：「琨少負志氣，與祖逖爲友。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嘗恐祖生先吾著

鞭」其意氣相期如此。」

⑬ 桃花之水 用陶潛桃花源記故實。

⑭ 五嶽 山高而尊者曰嶽。唐虞四嶽，至周始有五嶽。五嶽者：河南華、河西嵩、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也。

## 一六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張 翥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臘，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善貧，月俸所入，裁給薪水，間捐

其一二供佛如來燈，爲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輒量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非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素食，小奚奴經月不嘗肉味。閒日謹閉門，或無過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日突不黔，性所適也。或俸錢所入略贏，輒分之書買，貸其直之半而讀之；賈人徵利，局齷不堪，則傾囊而應。大率囊纍纍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慨，夜分不倦。客來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欣欣強之坐，且語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際勞攘，筆墨繁困，則子夜焚香，誦楞嚴<sup>㊟</sup>一兩段，性魯故不甚解，聊以淘汰渣滓而已。長安有僧號自南，僻居城之西隅，以情靜自勝。散堂後，時往過，偕論奢糜，觀渠又能從世法內下無礙轉語，每一往復，豁然參解，若渴人之飲醍醐<sup>㊟</sup>。似此客居，幾忘年月。每念爲諸生時，杜門不通世事，於世頗不宜，而獨好讀書，至錢不過裹紙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視，迺始爲譚經傭，以糊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唾千金於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沒我恬澹所好。今來長安中，遑而行之，粗能自樂。向令當日略有微逐妄想，轉念墮落，涓涓江河，決將誰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爲一身苦海矣。憶吾執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

「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蔑不工矣。先生沒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諸生時耶？

（選自十六名家小品）

作者小傳

張鼎，字世調，號侗初，明末雲間人。萬曆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有吳淞甲乙倭變志、詩堂考故等。

註釋

① 四壁立 謂無長物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

② 金馬門 漢武帝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曰金馬門。

③ 楞嚴 佛經名，唐人所譯，名大佛頂首楞嚴經。闡明心性本體，文義皆妙，屬大乘祕密部。楞嚴集註云：「首

楞翻一切事竟，嚴者名堅，謂一切事畢竟而得堅固也。」

④ 醍醐 酥酪上凝如油者。涅槃經：「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最上。」

文章體製四 贈序

一六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五五

「贈序」大部分是抒情文，好像詩歌裏的「贈答」一樣。雖然只是在離別時作依依不捨的情語，有時也說些勸勉的話。贈序寫得最好的，當然要推韓愈。我們在這裏選了他的送區冊序和送高閑上人序。用駢儷的文句，詩人的錦心繡口來寫贈序的是李白，我們也選了他的一篇送從姪崱遊廬山序。

自來選古文的，都把序跋和贈序合而爲一，曾國藩也遵從這個意見，實覺不妥。因爲序跋大半爲書而作，偏於理知，雖然也未始不能略帶情感；同樣，贈序偏於情感，也可略帶理知。大概說來，序跋是論說文，贈序是抒情文；序跋是爲書稿而作的，贈序則是爲送別而作的；二者絕不相同。雖然古時友人互贈詩篇，積之成帙，有人爲作序，與序跋無別；但那究竟是例外。普通的贈序就只是贈序，並未附有詩篇，牠是一篇獨立的文章。在這一點上，姚鼐把序跋和贈序分而爲二，實在要比曾國藩高明得多。

序的別名有「引」和「說」。例如「送某引」「某說贈某」「爲某作」以及名說、字說等。

還有「壽序」一類，也歸入贈序體。但這類文字，只是敷衍應酬，阿諛奉容，很少有真情感的。因此這類文字，佳作百不得一。元朝起纔有壽序，至明大盛，歸有光此類作品最有名。

## 一七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山以樹爲衣，山無樹，猶麗姝不得羅襦繡帶，而驕語綦縞。能發其驚鴻遊龍之態否耶？洞庭固嘉樹藪也。花有二時，爲梅爲梨，梅之盛，未知較光福。鄧尉問何如？但見老幹苞香，糾錯諸塢中。後堡涵村爲最，往往團而續，不若光福巨而聯，疑光福差雄也。所傳用頭梨花，則天下無雙矣。又聞黃家堡有一老桂云。角菴四季山茶，傳爲角里先生手植，吾何所取質哉？果熟爲橙橘，果娛口，非用悅目，乃談閩南鮮荔枝者，不獨涎流，雙睫亦淫淫不自持矣。橙橘凜高秋之氣，肅然嚴冷。然深黃淺絳，遙映綠叢，如禮法大家，未嘗不濃妝靚飾，而舉止矜重，隱身自蔽，清霜旣醉，色韻成酣，間以銀杏之蒼姿，楓林之絳色，遂使明沙淨渚，別開畫圖，遠岫孤峯，轉增縵繡。此秋山一時之美，獨擅於洞庭，余所爲選時而踐也。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近亦不下數十年。寅朝曦，攀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爽籟之清風，即水遠不聞湍瀨，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豺虎嘯，嶸然而蛟螭唼，此皆松之餘韻也。松莫盛於天王，莫古於華山，若包山，水月，則晉楚齊秦之匹，惜未見羅漢法喜。諸松耳，松之爲龍攫者，二：一在徐文敏祖墓，由趾貫其顛，傷痕如剝，樹夭矯自若。一在上方塢，欹臥橋上，若推仆不得起，作臃腫支離態，而鬣戟怒張。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故松

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何同偶相軋，豈亦惡其似龍者邪？爲雷劈者一，則松台孤松也。雷火削去一枝，當是助乖龍爲虐，而老幹未戕，馬遠<sup>④</sup>筆意故在。柏則華山寺前側柏兩株，高僅三尺，枝偃葉胃，有瓔珞莊嚴之相。天王寺古本一株，百餘年物矣，枝枝向佛，若合十皈依者。玄奘歸而松枝轉<sup>⑤</sup>，孰謂無情不說法也？爰告主林神，當爲摩頂授記，而余譜佳樹，多取喻美人，故當以禪衲終。

(選自媚幽閣文娛選)

作者小傳

姚希孟，字孟長，明吳縣人，萬曆進士。授翰林檢討，因黨禍削籍。有循滄集、懷遠集等。

註釋

① 綦縞 詩：「縞衣綦巾。」縞衣，白色男服；綦巾，蒼艾色女服。

② 驚鴻遊龍 喻美人體態之輕盈也。曹植賦：「翩若驚鴻，宛若遊龍。」

③ 光福 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或云龜山。五代時吳越王錢鏐破楊行密於此。姑蘇志以此爲鄆尉山之俗

名，蓋因二山岡壘相屬致誤。山下有光福鎮。

④ 鄧尉 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南七十里。漢有鄧尉隱此，故名。一名袁墓，亦名玄墓，又名萬峯山。前瞰太湖，風景極佳。山多梅樹，花時一望如雪。

⑤ 角里先生 角里，複姓。漢商山四皓，有角里先生，或作用里。後漢有用里若叔，見續通志。

⑥ 天王 日知錄：『尚書但稱王，春秋則稱天王，以別當時楚、吳、徐、越之僭王。』

⑦ 莫古於華山 五代史：『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藥。』

⑧ 包山 一名苞山，卽洞庭西山，在今江蘇吳縣西太湖中。

⑨ 羅漢 羅漢松爲常綠喬木，山地自生，高數丈。葉狹長互生，花單性。實大如豌豆，熟則色紅。下部膨大，如羅漢之服袈裟，故名。其材可供建築及爲器具之用。

⑩ 法喜 松名。原義爲佛家語。維摩詰菩薩以法喜爲妻，慈悲爲女。法喜者，謂見法生歡喜也。

⑪ 馬遠 宋錢塘人，善畫山水、人物、花鳥。光宗時，授待詔，爲畫院獨步。

⑫ 玄奘歸而松枝轉 戴君字廣異記：『唐初僧元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元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卽此枝東向，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指，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謂之摩頂松。』

## 一八 顯靈宮柏

袁宗道

顯靈宮多古柏，東閣二柏尤奇。幹葉上拂雲霄，下掃階砌，游人手約垂枝，乃得入觀。每與遊客列坐其中，如坐疎幕內。雖當炎夏，了無暑氣。日光不穿，影繁色淡，有類月夜。自余與汪靜峯無念和尚遊此，始與此樹相識。今八九年矣。每夏秋之交，必偕友人遊數次。余嘗謂戒壇○老松，城外奈子花，○顯靈柏可稱卉木中三絕。又兩真官舊爲師弟，今兩祠相對，故生此二柏隔之，道士云。

(選自白蘇齋類集)

### 作者小傳

袁宗道，字伯修，晚明公安人。萬曆十四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卒官右庶子。泰昌時追贈禮部右侍郎。著有白蘇齋類集。

### 註釋

○戒壇 僧徒傳戒之所也。今大寺均有之，起於南朝。

○ 奈子花 疑卽奈花。丹鉛總錄云：北土謂茉莉花白奈花。並引晉書都人簪奈花爲織女帶花爲證。

## 一九 威司利

巴 金

到了新加坡，程上去了，他帶走了「威司利」這個英國名字。

威司利不是別個，是程的小孩。現在快要滿兩歲了，是個很可愛又很活潑的孩子。他的身體還強健，一個人可以到處跑了，從房間跑到膳廳，從膳廳跑回房間，時常一個人跑。有天晚上他一個人爬上第三層的樓梯，還正在往上爬，我和彭從上面下來看見了。彭兩手提着他走下去，把他送到他的母親的房門口，兩隻小手已經塗滿了灰塵，成了黑手了。我們剛回到自己的房裏，威司利又跑來了。我把他抱在我的膝上坐着，指着他的黑手給他看，他只是笑，過一會兒他一翻身爬下去又跑了。這晚上是他的父親病了，他的母親要看護病人，又要照料他的小妹妹，所以讓他一個人跑了出來，他們沒有跟隨着。

威司利是可愛的。他會喚「媽媽」，「爸爸」也會叫「李先生」，「Good-bye」據他的父親說，他生下來就和外國人常常在一起，所以有點西洋孩子氣。這是不錯的。他很勇

敢有一次他居然和一個六七歲大的西洋女孩伊利沙白<sup>○</sup>爭起玩具來。雖然是一偏一跛，他總是跑來跑去，不肯休息的。

你若問他今年幾歲，他便伸起兩根小指頭；又問他的妹妹的年紀，他便伸一根指頭。他只能夠伸大指和小指，要叫他伸起任何兩根靠近的指頭，他便不行，然而我們偏偏要叫他那樣做，起初他自然弄不好，但後來也就勉強可以了。

有一次彭給了他幾塊餅乾吃，餅乾盒子是放在床下的，被他看見了。他以後每到我們的房裏來，就要用小手指着那床下的餅乾盒子，後來又用手把牠拖出來，抱起放到彭的身上。彭揭開蓋子遞了兩三塊餅乾給他。他的母親在旁邊看見了，便用手指在臉頰上刮，羞他說：「威司利醜醜，做賊呀！」聽見了這話，他略一遲疑，就把餅乾還給彭，他自己覺得難爲情，又爬到床下去搬東西，把一瓶一瓶的藥放在彭的身上，有一次竟失手把一個瓶子打碎了。

有時他的父親在這房間裏，坐在彭的一個大皮箱上面，他跑進來，要他的父親站起，讓他，竟拚命用小手拉他的父親，一定要拉起來纔罷手。在平時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

有他的父親或母親跟隨着。在甲板上他也是一樣地東跑西跑。他的父親恐怕出事，便不讓他跑到邊沿上去，於是自己跑去阻攔他。他看見父親一跳一跳地攔住他，他就忍不住笑了，一面還是拚命向前跑，但總跑不出他的父親的圈子。膳廳的桌子兩邊，每一面可坐三個人，他的父母對面坐着，在橫頭添了一把椅子給他坐了。他們三個剛剛坐成了一個三角形，這樣他的父母更便於照料他。常常吃了一兩樣菜他就跑開了，須得母親去拉他回來。

程的夫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一個整天東跑西跑，一個纔幾個月，還不能走路，她要看顧大的，又要照料小的。每天的兩頓飯她沒有安心吃過，不是因為威司利跑了，便是因為房裏的小孩哭了，威司利在西貢受了暑，病了一天，就把他的父母急壞了。她比程更着急，午餐時她竟不出來吃飯。呵，母親的心！

威司利病好以後，程又病了一天。後來他對我們說：「有了小孩子，鬧得我一刻都不能夠安甯，這幾天真把我苦死了。」然而他說話之間却無意地顯露出欣慰的神情，好像這苦痛也是有代價的。

到了新加坡，程的母親、兄弟、妹妹都上船來接他們。這一家人現在是團圓了。我也替他們高興。但我却不願意就和這十多天來的友伴分別，尤其使我掛念的便是那兩歲的威司利，不知道我以後是否還有機會再看見他們。

(選自海行)

作者小傳

巴金（一九〇五——）四川人，乃李芾甘之筆名，所作小說，文筆淨鍊，感情豐富熱烈，至為動人。長篇有戀愛三部曲霧、雨、電，革命三部曲滅亡、新生、黎明（未成），此外有家、死、去的太陽、海的夢、沙丁、雪、春天裏的秋天。短篇有復仇、光明、電椅、將軍、沉默、抹布，散文有巴金自傳、海行、旅途隨筆、點滴等，並翻譯社會科學及小說戲劇甚多。

註釋

○ 伊利沙白 本為德國施篤謨 (Zola) 中篇小說茵夢湖中人物，巴金即用以稱西洋女孩。

二〇 舊地重游

豐子愷

舊地重游，以前所慣識的各種景物，爭把過去的事情告訴我，使我耳目不暇應接，心  
情不勝感慨。我素不喜重游舊居之地，便是爲此。但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只得硬着頭皮，  
帶着赴難似的心情去重游。前天又爲了不得已之故，重到舊地。詩人在這當兒，一定可以  
吟幾句。我也想學學看，但覺心緒繚亂，氣結不能言，遑論做詩？只是那迎人的柳樹，使我憶  
起了從前在不知甚麼書上讀過的一首古人詩：「此地曾居住，今年宛如歸。可憐汶上柳，  
相見也依依。」

這二十個字在我心中通過，心緒似被整理，氣也通暢得多了。

次日上午，朋友領我到了舊時所慣到的茶樓上，坐在舊時所慣坐的籐椅裏。便有舊  
時慣見的茶夥計的紅腫似的手臂，拿了舊時所慣用的茶具來，給我們倒茶。這裏是樓上  
的內室。室中只設五桌座位，他們稱之爲「雅座」。茶錢比他處貴，外室和樓上每壺十一  
個銅元，這裏要十六個銅元。因這原故，雅座常很清靜。外室和樓下充滿了紫銅色的臉，翡  
翠色的臉，和憤恨不平的話聲時，你只要走上扶梯，攢進一個環門，就有閑靜的明窗淨几。  
有時空無一人，專等你來享用；有時窗下牆角疏朗朗地點綴着幾個小白臉、金牙齒，或仁

丹鬚靜靜地在那裏咬瓜子，或者擺腿。這好比超過了紅塵而登入仙境。五個銅板的法力大矣哉。以前我住在此地的時候，每次到這茶樓，未嘗不這樣讚嘆。這回久別重到，適值外室和樓下極鬧而雅座爲我們獨佔，便見臉盆大的五個銅板出現在我的眼前了。我們替茶店打算，這裏雖然茶錢貴了五個銅板，但是比較起外面來，座位疏，設備貴，顧客少。照外面的密接的布置這塊地方有十桌可擺，這裏只擺五桌。外面用圓櫈，這裏用藤椅子。外面座客常滿，這裏空的時候多。三路的損失決不止五個銅板。這雅座顯然是蝕本生意。這樣想來，我們和小白臉、金牙齒、仁丹鬚的清福，全是那紫銅色的臉、翡翠色的臉和憤恨不平的話聲所惠賜的。

我注視桌面，溫習那舊時所看熟的木紋的模樣。那紅腫似的手臂又提了茶罐出現在我的眼前。手臂上面有一張笑口正在對我說話。

「老先生，長久不到了。近來出門？」

「嘿，嘿，長久不到了，我已經搬走，今天是來作客的。」

「啊，搬走了！怪不得老客人長久不到了。」

「這房間都是老客人麼？」

「噯，總是這幾位先生。難得有生客。」

「我看這裏空的時候多，你們怎麼開銷？」

「噯，生意是全靠外面的，不過長衫班的先生請過來，這裏坐位清爽些。哈哈！」

他一面笑，一面把雪白的熱手巾分送給我們，並加說明：

「這毛巾都是新的，舊的都放在外面用。」

啊，他還記憶着我舊時的習慣。我以前不歡喜和別人共用毛巾。這習慣的由來，最初是一種特殊的癖，後來是怕染別人的病，又後來是因爲自己患沙眼，怕把這「亡國之病」傳給別人。所以出門的時候，嚴格地拒絕熱手巾。這茶夥計的熱手巾也曾被我拒絕過。我不到這茶樓已將兩年了，他還記憶着我的習慣。在這點上，他可說是我的知己。其實近來我這習慣，已經修改。因爲我覺得嚴防傳染病近於迷信，又覺得嚴防「亡國之病」未必可以保國，這特殊的癖就漸漸消除。況且我這知己用了這般慇懃體貼的態度，而把雪白的熱手巾送到我手裏，卻之不恭。○我便欣然地接受而享用了。雪白，火熱的一團花

露水香氣撲上我的面孔，頗覺快適。但回味他的說話，心中又起一種不快之感，這些清靜的座位雪白的毛巾，原來是茶店老闆特備給當地的紳士先生們享用的。像我，一個過路的旅客，不過穿件長衫，今天也來掠奪他們的特權，而使外面的人們用我所用舊的毛巾，實在不應該；同時我也不願意。但這茶夥計已經知道我是過路的客人，他只爲了過去的舊誼而浪費這種慇懃，我對於他這點純潔的人情是應該恭敬地領謝的。

我送還他毛巾的時候說了一聲「謝謝你！」但這三個字在這環境之下用得很不適當。那人驚異地向我一看，然後提了茶罐和毛巾走出環門去。他的背影的姿態突然使我回復了兩年前的的心情。似覺這兩年間的生活是做一個夢，並未過去。

歸家的火車十二點鐘開。我在十一點半辭別了我的朋友而先下茶樓。走過通達我的舊寓的小路口，望見裏面幾株楊柳正在向我點頭。似乎在告訴我：「一架圖書和一羣孩子在這柳陰深處的老屋裏等你歸去呢！」我的腳幾乎順順地跨進了小路。終於踏上馬路向車站這方面去了。

作者小傳

豐子愷（一八九八——）浙江嘉善人著書論繪畫及音樂甚多畫集亦有數種小品多寫兒童及哲理有綠

綠堂隨筆（一九三一）中學生小品（一九三二）隨筆二十篇（一九三四）車廂社會（一九三五）等。

註釋

○ 沙眼 爲一種傳染性疾患其病原體尙未確定。初起時多不感苦痛惟時有眼脂流淚或異物感重症者則有羞明、疼痛及視力障礙等。

○ 卻之不恭 語見孟子萬章下：「卻之卻之爲不恭。」

文章體制五 雜記

雜記真的名副其實，所包括的內容很雜，差不多山水、思想、人物無一不包，幾乎成了近世小品文的別名。這樣的文章，當然是最富於情趣的。究竟雜記包括那些種類呢？且看文體論者的話吧。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云：「後世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也。」林紓畏廬論文云：「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紀亭臺當爲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爲一類；記山水爲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爲書某事，又別爲一類；學記爲說理之文，自爲一類；廳壁至遊謔觴詠之事，又別爲一類。」

關於各類雜記的寫法，林紓發表了下列的意見：「勘災、涪渠、築塘，語務嚴實，矜重不佻；卮、宇之記，當表微闡幽，亭臺之記，傷今悼古，務出以高情遠韻，始足傳之；書畫古器物之記，專尚考訂，退之、畫記、寶摹、考工，後人仿效，雖語語皆肖，究同木偶，記古器物，固須刻劃，必一一摹擬，又似鑿矣；記山水，則子厚爲專家，體物既工，造語尤古，奇情異采，匪特不易學，亦不能學，歐陽力變其體，俯仰夷猶，多作弔古歎逝語，亦自成一格；至於瑣細不入正傳者，如望溪、書逆旅、小子、袁子才、書馬僧之類，事固類乎小說，又非記之正格，故稱之曰「書」。學記一體，最不易爲，王臨川、曾子固、二公皆通經，根柢至厚，故言皆成理。若遊譫觴詠，或有唱和之什，則冠其首者爲序，否則專記其事亦可。要之體物工者，作記無不工。中惟學記一種，非湛深於經學儒術者，不易至也。」

雜記約可分爲下列幾類：

一、尙書的顧命、禮記的少儀，內則雖不以記名，其實也是記體。儀禮篇後有記，可說是記的開始。魏晉間作記的方纔逐漸多了起來，唐宋以下，很有不少名作。如果前人已經有記，就稱爲「後記」，好像序有後序一樣，不過「後序」是很少見的。記當然是記敘，但我國的記敘文，篇末每發議論，幾視爲常例。關於記的是否應夾入議論，徐師、曾文、體明辨會經論及「韓退之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退之之燕喜亭記，已徵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多矣。歐蘇而後，有專以議論爲記者，宜乎真西山、陳后山以是爲病也。夫記者，所以備不忘也。如記營建，

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尙議論，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無害其爲變體也。」我認爲記敘文中也未始不可加入議論，只要這議論的表出法是閒談的，不是刻板的，大約所謂「風度」是很要緊的吧？至於說「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這當然是記事文的正格，但於敘事文，又嫌其不夠；敘事文是不能以純粹的靜的記載爲滿足的。

二、書事 其實這也是傳狀體的一種，不過所記的不一定是歷史上有地位的大人物罷了。

三、序 這雖也稱作序，却與「序跋」「贈序」的體例不同。姚鼐古文辭類纂序云：「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林紓畏廬論文云：「惜抱所言，蓋指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及序飲序棋也。然右軍之蘭亭，李白之春夜宴桃李園，雖序亦記，實不權輿於柳州。」吳曾祺又舉王勃的滕王閣序爲例，證明也有記敘的序，不一定是替書做序或贈別作序。

四、紀 史家有本紀、世紀、外紀之類。如果只記里巷間瑣事，稍大的記地方的災變或匪寇的禍亂，也題作「紀」，這就與「書事」差不多了。

五、題 與序跋類的「題」相近，不過序跋類的「題」是考訂古籍的，雜記類的「題」則是題壁而不刻石的。

此外還有志錄、述等名稱。文體芻言又列有「經」的一體，舉唐陸魯望未和經和蘇子瞻的酒經為例，其實這些已是專著，不能算作零篇的文章，也拿來當作雜記的一種，未免欠妥。

## 二二 記三峨山

范成大

峨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峨、中峨、小峨。中峨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峨其高，摩霄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卽雅州江。其源自鶴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

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素手者。民皆束艾蒿於門，燃之發烟，意者熏祓穢氣，以爲候迎之禮。至峨眉縣宿。

癸巳，自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礪谷、春淙、林樾、雄深、小憩、華林院，過青竹橋，峨眉新觀，路口梅樹壩、兩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數峯繞之，背倚白巖峯，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菴。孫思邈隱峨眉時，與茂真常相呼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

橋，亂石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①並流至橋下，石壑深數十丈，窈然沉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以投大壑，淵渟凝滹，散爲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翹塵。②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摹寫可具。朝日照之前，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爲大士小現也。牛心寺③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鬪溪上，攬得其一，上有眉目，以爲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是登危磴，過菩薩閣，當道有榜曰天下大峨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皆峻阪，四十餘里，然始是登頂之山脚耳。

甲午泊白水寺謁普賢大士銅像，國初勅成都所鑄，有太宗、仁宗、眞宗三朝所賜御製御書百餘卷，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餅鉢、奩罍、匙筋、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幢等物，及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嘉祐七年福寧殿御札記。次至經藏，亦朝廷遣尙方④工作寶藏也。正面爲樓閣，兩傍小樓便戶，釘鉸⑤皆以鍮⑥石，極備奇靡。相傳純用京師端門之制。經書造於成都，用碧硃紙銷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兼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皇」等字於繁

花縵葉之中。今不能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佛，鑄甚朴拙，是日禱于大士，丐三日好晴以登山。

乙未果大霽，遂登上峯，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蹬。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轎強登，以山丁三十人，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山中梯轎，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坡。——言峻甚，足膝點於胸云。——過茅亭嘴，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煑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舁，錯喜歡，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坪。——凡言坪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蹬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于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衣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坪。——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者。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

有雪漬爛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數倍，有如蓼而淺青，開春時異花猶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鬚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坪過思佛亭軟草坪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無人居，中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已申後。初衣暑綌，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最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毳衲駝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氈靴，猶凜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煮米不成飯，俱碎如砂粒。萬古冰霜之計，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攜水一缶來，才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即中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旣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

丙申復登巖，睨望巖後，岷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衆山之後，卽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番，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眞冠平生矣。復詣巖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旣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繡，不可正視。雲霧旣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爲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旁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

雲物淨，謂之「收巖」。獨「金橋」一現，至酉後始沒。

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嶮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輿後，梯下輿夫難著脚，愈嶮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襖。午至白水寺，則絺綌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食後游黑水，過虎溪橋，<sup>④</sup>奔流激湍，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跨之，亂流而濟，故以名溪。——黑白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清潔，宿寺中東閣。

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雨後斷路白雲，峽水方漲，碧流白石，照人肺肝，如層冰積雪中。籃輿下行峽淺處，以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境過清，毛髮盡竦。寺對青蓮峯，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牛心本孫思邈隱居，相傳時出，諸山寺中人數見之。小說亦載招僧誦經施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煉丹竈在峯頂，有淘米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竈，傍多奇石，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羅漢一板，筆跡超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圖像最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伽之筆爲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伽源流所自。餘十五板亡之。

矣。此寺卽業繼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sup>㊟</sup>及貝多葉<sup>㊟</sup>書，業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盤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見……出牛心，復過東峯之前，入新峨眉觀。自觀前山開新路極峻斗下，冒雨以遊龍門。竭蹶數里，歛至一處，溪澗自兩山石門中湧出，視爲龍門峽也，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岸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千餘丈，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嵌根有盤石承之，激爲飛雨，濺沫峽舟。過其前衣皆沾濕。又數丈，半巖有圓龕，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卽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亟回棹。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加飛瀑沾濡，暑肌起粟，骨驚神憊，凜乎其不可以久留也。昔嘗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眞奇觀。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然其路峻絕，亂石當道，將至峽，必捨輿躡草履，經營傾步於槎牙兀嶮<sup>㊟</sup>中，方至峽口。蓋大峨峯頂，天下絕觀，蜀人固罕有遊，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遊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奇喜事，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焉。復尋大路出山，初夜始至縣中。

己亥發峨眉，晚至嘉中。

(選自吳船錄)

作者小傳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九三)宋吳縣人，字致能，號石湖居士，紹興進士，官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院書，假資政殿大學士。隆興中使金，秉節盡忠。累官參知政事。所著有石湖集、吳門志、攬轡錄、虞衡志等書。其詩在南宋中葉，與陸游、楊萬里、齊名，蓋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艷，自爲一家者也。

註釋

① 記三峨山 本文節自吳船錄。該書凡二卷。成大自四川制置使召還，取瓦程赴臨安。時淳熙丁酉五月戊辰，迄十月己巳，中經古蹟，形勝，逐日臚載。蜀中山水之佳勝，幾得其半矣。此選其記大峨山一段，紀八十四盤之奇，與銀色世界兜羅綿雲，攝身清光諸異幻，筆端雷轟電掣，如觀戰於昆陽，叫聲動地，屋瓦振飛也。

(節陳士業序文語)

② 普賢大士 菩薩名。行爾法界曰普，位隣極聖曰賢，與文殊爲佛門二聖。

③ 蘇稽鎮 唐蘇頌謫居，稽留於此，後人建東坡亭其上，遂傳爲東坡讀書處。

二一 記三峨山

④ 峨眉山 枕峨山。城小而地闊。北倚符文水堰。流穿城隅。漾漾溶溶。可以濯漑。

⑤ 春淙 谷水淙淙然作聲也。

⑥ 呼應峯 舊有呼應庵。庵側有棋盤石。歷稱智者大師茂真。孫真人共圍棋。呼棋之聲。遠應山谷。故名。

⑦ 孫思邈 唐華原人。善言莊老。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稱疾還遊山。永淳初卒。

⑧ 各有一溪出 左一水從雷洞坪。遶白水寺來。右一水從九龍洞。遶洪椿坪來。

⑨ 麴塵 酒麴所生細菌。淡黃色。輕揚爲塵。故稱淡黃色爲麴塵。

⑩ 牛心寺 寺爲孫思邈真人修鍊處。正對寶掌峯。

⑪ 尙方 製內宮所用器用之處也。

⑫ 釘鉸 卽泡頭釘。凡刀柄鞍首。皆有釘鉸。見釋名。

⑬ 鑰 自然銅之精也。色如黃金。燒之色赤而不黑。和以爐甘石。鍊之。則爲鉸石。

⑭ 白水寺 宋時勅建。今名萬年寺。凡三重。初毗盧殿。中磚殿。上新殿。

⑮ 錯喜歡 言遊者至此稍適。然尙有險徑耳。

① 兜羅綿雲 翻譯名義集：「兜羅綿或云妬羅綿。妬羅，樹名。綿從樹生，因而並稱，如柳絮也。」

② 娑羅 一作杉欄，高二三丈。葉長深碧，類枇杷，花紅白色，一葇十數朵。白雪映發，的的可人。移植下方即不生。

③ 絺綌 葛所製衣也。絺爲細葛，綌爲粗葛。

④ 虎溪橋 昔有山僧尋勝至此，溪深不可渡，見虎蹲伏其旁，跨之而濟，因以名橋。後蜀人張鳳雛等七人遊此，題其橋曰「七笑」。

⑤ 舍利 卽舍利子。釋迦既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

⑥ 貝多葉 貝多樹名，椶櫚之屬，五印度皆有之。其葉可裁爲紙，用以寫經，稱爲「貝葉」。

⑦ 兀嶮 不整齊貌。

## 二三 藏行紀程

杜昌丁

庚子十二月初八日，雲貴總督蔣公陳錫，因秦蜀滇會勦西藏誤糧，奉命進藏效力贖

罪藏故險阻，非人所行。從者皆散歸，余與公有知己之感，誼難舍去；獨以僉聞之望，不能久稽，請以一載爲期，送出塞。因遣僕從，孤身就道。

初三日，五公旋省，蔣公出寨，撫軍甘公國璧，亦於是日出寨；旌旗相映，絡繹數十里，行六十里。至九河關，宿氈帳中，華夷已別，所見糜粃獐獍，○黃沙白草無人烟。埋鍋造飯，訓練行伍，不勝去國之悲。

初四日，五鼓束裝，天明早膳起行，五十里至阿喜渡口，麗江土府所屬，過阿喜，卽枯獐地矣。阿喜卽金沙江，發源木魯烏蘇，入永北府界，經姚安武定叙州，至岷山歸長江，出海。禹貢○「岷山導江，一言導自岷山，非源出岷山也。」

初五日，渡金沙浮橋，北岸木撇灣下營，無人烟。是日約行數里宿，營門閱射。

初九日，行六十里至一家人宿。渡江以來，絕無人烟。晝習射，夜枕戈，有從軍之況焉。

初十日，行五十里，至挖木郎。提督張公谷眞，領兵駐此策應。伐木結寨，塞外大規模也。張公隨凱旋兵歸署，因宿空寨中，始有人家。萬山中忽見平原曠野，犴獐數家，不成村落，屋用全木橫壘，四面爲牆，高可數丈，中開一穴爲門，下畜牛羊，上居人，獨木鑿齒爲梯，以便上

下。最上供佛，或亦居人。其俗男子披髮跣足，衣牛絨衣，名「拉戶」，女子名「阿克幾」。頭多細辮，珊瑚瑪瑙碾瓊瑁，以及銀錢銀虎屬，悉著辮上。賤者無飾，跣足，或穿紅牛皮韉。貿易皆女子負載，語言用通事。……

十三日，行五十餘里，至大中甸，番名「結黨」。出塞第一部落，有營官番名「碟巴」，有喇嘛寺，喇嘛一人，喇嘛營官二人，與碟巴相見，以頭相并，言敵體也。其下喇嘛數百，皆偏袒右臂，紅氍毹爲衣，念經則宰牛羊。進香人至，鳴角伐鼓以迎。糝粑麩果葡萄珊瑚果之屬爲供，米飯加飴糖，席地而坐，小几高可尺許，坐前各置其一。佛像莊嚴，與中國略相似。禮拜者皆進「哈答」，以下見上，用此爲贄，如中國之手本帖也。碟巴之下，有木瓜神翁頭人等名色。居民二百餘戶，皆板屋。是日蔣公至，營官喇嘛皆遠接，俯伏道旁，遞哈答，進酥油茶，前引至舊營官之舅家住。時積雪封山，往來斷絕，暫駐中甸，雇覓騾馬一百六十頭，夫四十名，馬每頭四十兩到藏，夫每名二十四兩到藏，立文書名信子，俟雪消起程。

二十三日，五更結束，沿江行五十里，至橋頭，甘公已先渡。坐山巔，蔣公扶輿而下，面有恐色。蔣公度量素淵弘，寵辱不驚，聞命時淡然言笑，絕無憂疑驚恐之色，賓朋僚屬，無不服

其雅量，至是亦少改其度。右屏牧劉公洪度，以委查糧運駐阿敦，固請乘輿過橋，不聽。祭江畢，令二童扶掖而前，余杖策以從，劉牧隨也。橋闊六尺餘，長五十餘丈，以牛皮縫緝，鈍數十隻，竹索數十條貫之，浮水面，施板於上。行則水勢盪激，掀播不甯。蓋江在大雪山之陰，雨則水漲，晴則雪消，故江流奔注無息時，舟筏不能存，橋成卽斷。土人挈竹索於兩岸，以木爲溜，穿皮條縛腰間，一溜而過，所謂懸渡也。俗名溜筒江，時畏竹索之險，故俟橋成。是日巳刻，水高橋二尺餘，波浪衝擊，蔣公幾至傾覆，賴劉牧扶掖得免。余雖不至傾跌，而水已過膝。過片刻，橋卽衝斷，墮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餘則無從撈救矣。生者，昆明募兵楊嘉祥，素馴謹，死者係麗江麼麼，造橋匠役也，不知姓名。人馬行李，皆從竹索過，三日始畢。渡江爲黑喇嘛所屬，地更寒苦，所有惟牛羊糲粃，若米豆菜蔬魚肉雞鴨，不可得矣。

二十八日，崩達添雇牛馬啓行，自此以西百餘里，無人烟，曹公送於道，行六十里，宿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壩」，山凹間有黑帳房，<sup>④</sup>以牛羊爲生，數萬成羣，驅放曠野，見漢人卽出盜馬，所謂夾巴也。兵多道死，「雪壩」山中，白骨纍纍。

初五日，行五十里，至馬里衣，女子挂確磳瑪瑙戒珠各一串，著半臂宛然江南也。時賊

盜馬，隨獲之。

初六日，行六十里，至曉葉桑宿，譯言鵲橋也。有大木橋長四十餘丈，今名落龍橋。下卽怒江，水深黑，煮飯皆黑色。

三十日晴，六十里，過小雲山宿。彘情刁惡，糝粃馬草，深藏不市。軍中有忍餓者，白金七錢，易草一束，牲畜幾斃。

初六日，候脚騾未來，先乘曹馬同行，至則令曹僕乘之。行至窄處，馬懸崖驚墜，腸裂而死。曹僕步行獲免。余之不爲淵中魚也，幸哉！

初十日，六十里，至江邊，路之窄已習慣矣。浮橋已斷，從溜筒過，以百丈之寬而命懸一索，一失足則奔流澎湃，無所底止。此中惶惶然，不得不以身試也。令牯獠扶過，初脫手，閉目不敢視，耳中微聞風聲，稍過，見洪流湯湯，復急閉。達彼岸，然後開視。坐觀行李人馬，俱從索渡，真一奇勝。然天下之險，莫過於此也。宿江干。

十一日，三十里，過石屏，牧劉公同張若干司戎來接，四騎並行，至多木。飲後，兼程至阿敦，仍住七林家，留十日。其妹萼綠妹阿者迷，及喇嘛倫紀貝母，皆前所識。至是尙識面，連呼

「木瓜呀部。」餉茶果歸時倫紀貝母以戒珠見贈。

(選自古今遊記叢鈔)

作者小傳

杜昌丁，清人其詳尙未考知。

註釋

① 麼步獐獐 皆滇藏人種之名。音麻此栗栗。

② 狝棕 亦人種之名。

③ 禹貢 尚書篇名，言禹治水土及諸方入貢之事。相傳爲夏代文獻，實不足據。

④ 通事 翻譯語言之人也，俗稱通師，或曰舌人。

⑤ 喇嘛 西藏僧人之名。

⑥ 黑帳房 猶今俗言「黑店子」，蓋開設旅店，誘人入宿，殺其人，劫其財貨，而人不之覺也。

二三 吳保安傳 ①

牛肅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露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吏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旣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

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

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嵩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頗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

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sup>⑤</sup>錄事參軍<sup>⑥</sup>。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擾授代州<sup>⑦</sup>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sup>⑧</sup>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sup>⑨</sup>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纓<sup>⑩</sup>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醑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sup>⑪</sup>長

史，又加朝散大夫，<sup>⑤</sup>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sup>⑥</sup>，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選自太平廣記)

### 作者小傳

牛肅曾著紀聞，記吳保安及郭仲翔二人事，本爲當時實蹟。此文或亦爲牛肅所撰。有女應真，滴弘、農楊、廣源。

### 註釋

① 吳保安傳 見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六。宋祁撰唐書，曾採其事入忠義傳卷一百九十一。後古今小說據

二二三 吳保安傳

九一

此事衍爲吳保安棄家贖友，今古奇觀復選入之。清嘉慶間，亦採郭仲翔吳保安往來書牘入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八。

① 朔 讀如米，角月也。爾雅：弓無緣者謂之朔。

② 宵 遠也。

③ 才謝鍾儀居然受執。春秋楚郢公鍾儀爲鄭所獲，獻諸晉。景公見於軍府，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曰：「楚囚也。」問其族，曰：「泠人，先父之職官也。」與之琴，操南音。曰：「君王如何？」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范父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弘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也；尊君，敏也；有此四德，雖大必濟。」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④ 身非箕子日見爲奴。箕子，商紂諸父，名胥餘，封子爵，國於箕，紂無道，箕子諫而不聽，佯狂爲奴。

⑤ 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漢書李陵蘇武傳：「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⑥ 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李陵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系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⑦ 腐臆 屏氣不泄也。

⑦ 管記 管理文牘之職也。

⑧ 縑 重絹而其色微黃者，漢以後多以代貨幣。

⑨ 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騶 此處夷吾當爲平仲之誤，蓋因史記管晏並舉之故。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騶贖之。」

⑩ 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 左傳魯宣公二年傳：「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

⑪ 蕩州 蕩音髓。隋置，尋改越蕩郡。唐復置。後沒於吐蕃，今四川西昌縣治。

⑫ 瀘 唐置州，今屬四川。

⑬ 姚州 唐置，今爲雲南姚安縣。

⑭ 蔚州 今爲河北宣化縣。

⑮ 錄事參軍 官名，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

⑯ 代州 唐置，今爲山西代縣。

⑰ 眉州 唐置，今屬四川，眉州改爲眉山縣。

④ 窆 葬下棺也。

⑤ 縗 音崔，喪服也。以麻布被於胸前，三年之喪用之。

⑥ 每節皆墨記之 原註：「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之也。」

⑦ 魏郡 今河北大名縣。

⑧ 嵐州 山西屬。

⑨ 朝散大夫 隋置，爲散官，以加文武官吏之有德行聲望者。

⑩ 朱紱 朱綬也，絲繩之繫印環者。易：「朱紱方來。」

## 二四 吳保安棄家贖友

馮夢龍

話說大唐開元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陽人氏。有姪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不拘繩墨，因此無人舉荐。遂往京參見伯父元振，欲求個出身之地。元振曰：「大丈夫不能取巍科登上第，致身青雲，亦當如班超、傅介子等，立功異域，以取富貴。若但借門第爲階梯，豈可遠大乎？」仲翔唯唯。適邊報到京，南中洞蠻作亂，朝廷命李蒙爲姚州都

督調兵進討。李蒙得旨，往相府起行，因而請教。郭元振曰：「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降服其心。將軍以此爲法，必當制勝。舍姪仲翔頗有才幹，今遣與將軍同行。俟破賊立功，庶可附驥尾以成名耳。」即呼仲翔出與相見。李蒙見仲翔人品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姪，親口囑託，怎好推委，即着仲翔爲行軍判官之職。仲翔別了伯父，跟隨李蒙起程。行至劍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保安，字永固，現任東川遂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識面，然素知其爲人義氣，肯扶持他人。乃修書一封，差人馳送與仲翔，求他在都督前舉荐。仲翔玩其書意，嘆曰：「此人上書，素味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也！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能無愧乎？」遂力荐吳保安於李蒙帳下。李都督便文行遂州，要取吳保安爲管記。才發人起身，探馬報蠻軍猖獗，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前往，來到姚州，正逢蠻兵搶擄民財，不做準備，被大軍殺得大敗而走。李都督引軍追逐，天晚下寨。郭仲翔諫曰：「蠻人貪詐，今兵敗遠遁，將軍之威已立矣。宜班師回州，遣人先播威德，招使來附。不可深入其地，以墮詐謀。」李蒙不悅，曰：「蠻賊今已喪膽，正宜乘此掃清溪洞，汝勿多言，看吾破賊。」次日拔營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疊翠，草木蒙茸，不分去路，傳令暫退。正欲尋土人訪問路徑，忽

聽谷中鼓聲四起，蠻兵滿山遍野而來。洞主姓蒙名細奴遺，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驅率各洞酋長兵衆，穿林度嶺，全不費力。衆兵路生力倦，陷於伏中。李都督手下的爪牙將盡，仰天嘆曰：「悔不聽郭判官之言，乃爲犬羊所侮！」遂拔劍自刎而死。全軍皆喪，仲翔亦被擄去。細奴遺見他手神不凡，叩問之，知是郭元振之姪。遂給與木洞頭目烏羅部下。原來南蠻從無大志，只圖中國財物，這些被擄的甚多。其中有職位者，蠻酋一一審出，叫他寄信中國，要他親人用財物來贖。蠻番貪利忍心，雖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四五疋，方肯放回。若上等的，索絹更多。今烏羅既知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高其贖價，要絹千疋。仲翔想道：「若絹千疋，除非伯父處方可。只是關山迢遞，怎得寄一信去？」忽然想起吳保安來，幸他行遲，不遇此難。此時想已到了姚州城，央他寄信長安。乃修書一封，書中具道苦情，及言烏羅迫贖詳細。乞伯父早求見爲，尙可生還。不然生爲俘囚，死爲蠻鬼。書後附一詩云：

箕子爲奴仍異域，蘇武受苦在初年；知君義氣深相憫，願脫征驂學古賢。

修書已完，恰好姚州解糧官被贖放回。仲翔將此書附之，帶至姚州不提。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又留妻張氏，與未遭變的幼子，仍在遂州。一主一僕，飛身上路，趕來饒州。

赴任聞知李都督已死，又未知仲翔死生下落，吃了一驚！便留心打探。恰遇解糧官自蠻地回者，帶有仲翔書信，交付吳保安拆開一看，好生懷慘。便寫回書一紙，留在解糧官處，囑他乘便寄在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李，望長安進發。及到京城，要去求見元振。誰知元振一月前已死，家小扶柩回去了。吳保安大失所望，只得反身回到遂州。一見妻小，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道：「如今郭仲翔失陷南中，他伯父又死。我要去贖，怎奈自己無力。使他在窮鄉盼望，咱心何安？」說罷又哭。張氏勸道：「常言道：巧媳婦煮不得無米粥。你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奈了。」保安搖頭道：「吾向者偶寄尺書，卽蒙郭君見拔。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相託，咱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於是傾家所有，估計值絹二百疋。遂撇了妻子，出外爲商。又怕蠻中不時有寄來書信，止在姚州左右營連。所得錢鈔，卽爲買絹之資。滿了百疋，就寄放姚州府庫。睡裏夢裏，只想着郭仲翔，連妻子都忘了。在外十年，只得絹七百疋，還未滿千疋之數。且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子，孤孤零零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些須周濟。一連幾年，並無音信，就無人理他。家中又無積蓄，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只得賣了幾件舊衣，以爲盤費。領了十一歲的孩子，親自問途，欲往姚州去尋丈

夫夜宿朝行，一日只走二三十里路。那日到了戎州界上，盤費已盡。欲待乞食，又含羞不慣。思量要死，又割捨不得孩子。左思右想，不由的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適有一位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從長安到任，於烏蒙山經過。聽得哭聲哀切，又是婦人聲音，停車召而問之。張氏領著孩子上前哭訴道：「妾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丈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於蠻中，欲營求千疋絹往贖。棄妻拋子，十年不通音信。妾貧苦無依，攜子往尋，糧盡路長，是以悲泣耳。」安居暗嘆道：「吳保安真義士也！恨我無緣識之。」乃謂張氏曰：「夫人休憂，下官新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即差人尋訪賢夫，夫人路費都在下官身上。請到前途驛中，自當設處。」張氏收淚拜謝，楊都督車行如飛去了。張氏母子相扶，來至驛中。楊都督早已分付驛官伺候，問知來歷，請至空房茶飯安置。次早楊都督起馬先行，驛官傳都督之命，贈路費十千。又僱車一輛，差人夫送至姚州驛中居住，張氏心感不提。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訪尋吳保安下落。不下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至府中，執手登堂。因謂保安曰：「聞古人有生死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與令嗣遠來相尋，現在驛舍。足下且住，暫紓十年之別，所需絹疋，吾當爲足下圖之。」保安曰：「僕爲友盡心，固其分內，奈何累

及明公乎？」安居曰：「慕公之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旣奉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所少者三分之一。乞賜僕親往蠻中贖回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未爲晚也。」安居乃暫借庫中銀，買絹四百疋，交付，又贈以車馬。保安大喜，領了這四百疋絹，並庫存七百，共一千一百之數。保安駕車登程，來至蠻中，將餘絹百疋，盡皆託人費使，只求仲翔回歸。却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及至日久，不見中國有人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每日只與一餐。仲翔受罪不過，且兼思家念切，乘烏羅出外打圍，偷出望外而逃。被蠻兵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與南洞主新丁爲奴。那新丁最惡，少不如意，即加鞭打。仲翔乘空又逃，又被拿回。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洞主菩薩蠻。那洞主更是利害，曉得仲翔累次逃走，用木板兩片，釘在仲翔脚面之上，納入土洞之中。洞口用木板遮蓋，外有蠻兵看守，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却說受吳保安賄託的蠻人，來見烏羅，說知求贖郭仲翔之事。烏羅聽得絹足千疋，不勝歡喜，便差人向南洞主新丁說知。南洞新丁引至菩薩蠻洞中，交割了身價，將仲翔兩脚釘板，用鉗取出釘來。那釘入肉已久，膿血乾厚，比初釘時更加疼痛難忍，流血滿地。仲翔當時悶絕，長久方醒，一步難移，只得用皮袋盛了，抬至烏羅帳下。烏羅

收足絹疋，不管死活，交付蠻人，轉送吳保安收領。這兩個朋友到今日方才識面，抱頭痛哭，如親人一般。仲翔感謝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他形容憔悴，兩腳不能動移，無窮悽慘！扶至車上，然後自己升車，同到姚州，回復楊都督。安居一見仲翔，不勝之喜，叫他沐浴更衣。又命外科醫他兩腳瘡口，好飲好食，將養月餘，平復如初。仲翔叩首致謝。且說保安由蠻界回來，始至驛中與妻子相見。楊安居爲吳保安義氣，十分敬重。又修書與長安權貴，稱他棄家贖友之事，厚贈資糧，送至京師補官。仲翔仍留爲都督府判官。保安謝了都督，同家小卽行。仲翔送至郭外，痛哭而去。保安到京補陞嘉州彭山丞之職。保安歡喜赴任而去。不在話下。時朝廷正念着代國公軍功，欲錄用其子姪。楊安居表奏故相郭元振嫡姪仲翔，始進諫於李蒙，預知勝敗。繼陷身於蠻中，備著堅貞。十年復返於故鄉，數載效勞於幕府。蔭既可敘，功亦可酬。於是仲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仲翔離家十有五年，他父親合妻子在家，聞他已陷於蠻中，又無音信，料他必死。忽見親筆家書，迎接家眷赴蔚州任所，合家歡喜。仲翔在蔚州做官二年，大有聲名，復升代州戶曹參軍。又經三載，父親一病而亡。仲翔扶柩歸葬河北，喪已完畢，忽然嘆曰：「吾賴吳公見贖，得有餘生。因老父在堂，方謀奉養，未暇圖報私恩。今親已

沒，豈可置恩人於度外乎？」訪知保安尙在軍所，乃親至彭山處往視。不期保安任滿家貧，無力赴京聽調，猶在彭山困居，六年前患了瘦症，夫婦雙亡，寄柩在黃龍寺後隙地。子天佑自幼受母教誨，讀書識字，就在彭山教蒙度日。仲翔一聞此言，痛哭不已！因製縗衣之服，腰經執杖，步至黃龍寺後，向墓號泣。具禮祭畢，尋吳天佑相見，呼之爲弟，同議歸葬，乃爲文以告保安之靈。開墓不見尸首，止存枯骨二具。仲翔悲泣多時，製二絹囊，以裝骸骨。又恐一時失次，諸節用墨記了，裝入囊中，總貯一竹箱之內，親自背負而行。天佑道：「是我父母骸骨，理合咱自負着。」仲翔不肯與他，哭曰：「永固爲咱奔走十年，我今暫爲負骨，少盡咱心而已。」且行且哭！他兩腳曾經釘板，雖然好了，終是血脈受傷。走了幾日，脚面赤腫，行走不動，勉強挨去。天晚至店安歇，乃設酒飯竹箱之前，虔誠哀懇。願永固陰靈，保佑仲翔脚患頓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陽，經營葬事。吳天佑又從旁拜禱。次日起身，便覺兩腿輕便，直至武陽，全不疼痛。此乃天相吉人，不但吳保安之靈也。仲翔到家，猶留天佑同居。打掃中堂，設立保安夫婦靈位。買辦衣衾棺槨，重新殯殮，與天佑同穿孝服。一切葬具，照依先前葬父一般。又立一碑記，詳明其棄家贖友之事，以彰其善。又同天佑廬墓三年。卽教以經書，以爲後日出任。

之具三年後，念天佑尙未娶妻，族中有賢德姪女，與居宅一所，卜吉成親。又將家產分給天佑一半。仲翔方至京師，補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思念保安恩情不已，乃上一疏曰：

臣聞有善必勸者，固國家之典；有恩必酬者，亦匹夫之義。臣向從故姚州都督李蒙，進禦蠻寇，一戰奏捷。臣謂深入非宜，尙當持重。主帥不聽，全軍覆沒。臣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蠻賊貪利，責絹還俘。謂臣宰相之姪，索至千疋。而臣家經萬里，無信可通。十年之內，備嘗艱苦。肌腹毀剔，靡刻不洎。牧羊有志，射雁無期。而遂州方義尉吳保安，適至姚州。與臣雖是同鄉，從未一面。徒以義氣相慕，遂謀贖臣。經營百端，撤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飢寒。救臣於垂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報，遽爾遠沒。臣今幸遇朱綬，而保安子食藿懸鵲，臣竊愧之。且天佑年富學深，足堪任使。願以臣官讓之天佑。庶幾國家勸善之典，與臣下酬恩之義，一舉兩得。臣甘就退削，沒齒無怨。謹昧死垂瀝以聞。

時天寶十二年也，疏入發禮部詳議。禮部復奏，盛誇郭仲翔之高誼，宜破格俯從，以勵澆俗。吳天佑可試嵐谷縣尉，仲翔官復故職。這嵐谷縣與嵐州相鄰，使他二人不時相見，以

慰其懷。這是禮部官用情處。天子依了仲翔與天佑領了文憑，謝恩出京。回到家中，祭奠了兩家墳墓。擇吉攜眷起身，向西京到任。那時做這一件奇事，遠近傳聞，皆言郭吳交情，雖古之管鮑羊左，不及也。後來二人皆有政名，遂各陞去。後人追慕其事，爲立雙義祠祭之。里中約誓者，都在祠中禱告，香火至今不絕。有詩爲證：

頻頻握手永相親，臨難方知意味真。試問郭吳真義氣，原非平日結交人。

(選自古今小說)

### 作者小傳

馮夢龍，字子猶，後復姓龍氏，稱龍子猶，明末吳縣人。明思宗崇禎中貢生，知壽寧縣，未幾卽歸。值國變，遂殉節焉。所居曰墨憨齋，著有雙雄記、萬事足諸劇，又有雜著多種。會刪改傳奇，易名刊行，名曰憨齋定本。另有小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亦成於其手。

### 註釋

- ① 傅介子，漢北地人，昭帝元鳳中以駿馬監使大宛，責樓蘭龜茲國，以計斬樓蘭王，歸報封義陽侯。
- ② 諸葛武侯，七擒孟獲，南夷畔漢，諸葛亮往平之。有孟獲者，亮生致之，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猶遣

二四 吳保安棄家贖友

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 羊左 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兩雪，計不俱全，乃並衣糧與角哀，入樹中而死。」故後稱友誼曰羊左。劉峻廣絕交論：「庶羊左之徽烈。」

### 文章體製六：小說

我國唐以前無小說，只有一些零碎的筆記。從唐代起，纔有正式的、富於情致的文言短篇小說。宋以後，纔有正式的白話小說。短篇的稱作「話本」，長篇的或稱爲「演義」。本書選文言短篇一，白話短篇一，以見體式的一斑，並且都是取材於吳保安故事的，由此也可以比較地窺見唐代的文言小說怎樣改編爲明代的白話小說。

## 二五 櫻花

茅盾

往常只聽人豔說櫻花，但要從那些「豔說」中抽繹出櫻花的面目，却始終是失敗。我們這一夥中間，只有一位Y君見過而且見慣櫻花，但可惜他又不是善於繪聲影的李大嫂，所以幾次從他的嘴裏也沒聽出櫻花的色相。

門前池畔有一排樹。在寒風凍雨中只剩着一身赤裸裸的枝條。牠沒有梧桐那樣的

癩皮，也不是桃樹的骨相，自然不是楓——因為楓葉照眼紅的時候，牠已經零落了，牠的一身皮，在風雪的嚴威下也還是光滑而且滋潤，有一圈一圈淡灰色的籬紋發亮。

因為記得從沒見過這樣的樹，便假想牠莫就是櫻花樹罷！

終於暖的春又來了。報紙上已有「嵐山觀花」的廣告，馬路上電車站旁每見有市外電車的彩繪廣告牌，也是以觀花為號召。自然這花便是所謂櫻花了。天皇定於某日在某宮開「賞櫻會」，賜宴多少外賓，多少貴族，多少實業界巨子，多少國會議員，這樣的新聞，也接連着登載了幾天了。然而我始終還沒見到一朵的櫻花。據說時間還沒有到。報上消息，謂全日本只有東京上野公園內一枝櫻花樹初在那里「笑」。

在煙霧樣的春雨裏，忽然有一天抬頭望窗外，驀地看見池西畔的一株樹開放着一些淡紅的叢花了。我要說是「叢花」，因為是這樣的密集，而且又沒有半張葉子。無疑地這就是櫻花。

過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櫻花樹都蓓蕾了。首先開花的那一株已經穠豔得像一片雲霞。到此時我方才構成了我的櫻花概念是比梅花要大，沒有桃花那樣紅，繖形的密集。

地一層一層綴滿了枝條，並沒有綠葉子在旁邊襯映。

我似乎有些失望：原來不是怎樣出奇的東西，只不過鬧烘烘地惹眼罷了。然而又想：到如果在青山綠水間夾着一大片櫻花林，那該有異樣的景象罷？於是又覺得嵐山是不能不一去了。

李大嫂子在國內時聽過她的朋友周先生誇說嵐山如何如何的好，我們也常聽得幾位說：「嵐山是可以去去的。」於是在一個上好的晴天，我們都到嵐山去了。新京阪急行車裏的擁擠增加了我們幾分幻想。有許多遊客都擋着大瓶的酒，搖搖晃晃地在車子裏就唱着很像是夢囈又像是悲呻的日本歌。

一片櫻花林展開在眼前的時候，似乎也有些興奮罷？遊客是那麼多！他們是一堆堆地坐在花下喝酒唱歌笑。什麼果子皮，空酒瓶，「辨當」 $\ominus$ 的木片盒，雜亂地丟在他們身旁。太陽光頗有些威力了，黃塵又使人窒息，摩肩撞腿似的走路也不舒服。剛下車來遠遠地眺望時那一股興奮就冷卻下去了。如果是借花來吸點野外新鮮空氣呀，那麼，這樣滿是塵土的空气，未必有什麼好處罷？——我忍不住這樣想。

山邊有寬闊的湖泊一樣的水。大大小小的遊船也不少。我們雇了一條大的，在指定的水路中來回走了兩趟。回程是挨着山脚走，看見有一條小船蝸牛似的貼在山壁的一塊突出的岩石下，船裏人很悠閒地吹着口琴。煩渴中喝了水那樣的快感立刻凝成一句話，在我心頭掠過：嵐山畢竟還不差，只是何必櫻花節呵？

（選自茅盾散文集）

### 作者小傳

茅盾（一八九六——）乃沈德鴻（雁冰）之筆名，浙江桐鄉人，文學研究會重要分子，曾主編初期之小說月報，努力介紹弱小民族文學，對於神話，亦極感興趣。後從事創作，著有蝕（內含幻滅、動搖、追求）、虹、子夜、三人行、野薔薇、宿莽、春蠶等。蝕與子夜尤為轟動文壇之力作。散文有茅盾散文集、話匣子等。其餘譯著極多。

### 註釋

○ 辨當 日本人之食具。將飯菜等物，裝置一器，隨身攜帶，以便外食者。

## 二六 湖山小記

蕭士璋

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烟披薄，飛流木末，江懸海掛，稍倦，時踞石而坐，時倚竹而

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者，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細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終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樂也。

(選自明文奇蹟)

作者小傳

蕭士瑋，字伯玉，晚明泰和人，萬曆進士，與錢謙益相友善，著有春浮園集，日記數量最多。清初經抽毀，有光緒重刻本。

註釋

- ① 韜光 寺名，在今浙江 杭縣 北高峯下。
- ② 靈隱 寺名，在浙江 杭縣 西靈隱山上，古刹中之著名者也。
- ③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唐 賈賓王名句。
- ④ 白太傅 即唐詩人白居易。

## 二七 殺狗記第二折

蕭德祥

孫大同柳胡上云：昨日上墳處，多吃了幾鍾酒，不自在。兩個兄弟，咱今日往謝家樓上，再置酒席，與我飲。○一酸去來。

做上樓科柳胡云：哥哥，咱三人結義做兄弟，似劉關張一般；只願同日死，不願同日生。兄弟有難，哥哥救；哥哥有難，兄弟救。做一個死生文書。孫大云：兩個兄弟說的是。做飲醉下樓柳胡扶孫大睡倒科柳胡云：這是街上，不是你的牀鋪，怎麼就睡倒了？哥哥，你聽得禁鐘響。○哩，你還家去來！孫大做不醒科柳胡云：這等好睡，再叫也叫不醒，可又遇着個不知趣的天，下起大雪來。我每身上寒冷，陪他到幾時回去？如今起更一會了，巡軍這早晚敢出來也。他是個富漢，便挈住他，只使得些錢罷了，怕甚的？嚙兩個是個窮漢，若拿住呵，可不乾打死了，不如撇下他還家去來。做摸科云：哥哥，靴鞦裏有五錠鈔哩。常言道：「見物不取，失之千里。」這明明是天賜我兩個橫財，不取了他的，倒把別人取了去。做取科云：便凍殺了你，也不干我事。下正末上云：好大雪也！孫蟲兒○往街上題筆，覓幾文錢去來。如今天色已晚，我還窩中去咱。

〔正宮端正好〕黑黯黯凍雲垂，疎刺刺寒風起，徧長空六出花飛不停閒，雪兒緊，風兒急，這場冷着我無存濟。

〔滾繡毬〕有那等富漢，他道是壓瘴氣下的是國家祥瑞，怎知俺窮漢每少食無衣，我則見滿天裏飛磨旗，半空裏下砲石，俺須是死無個葬身之地，只落的抱雙肩緊把頭低。我如今冒他大雪窰中去，抵多少袖得春風馬上歸，凍的我脚步兒難移。

云：嗨，那富漢每下着雪，他倒歡喜，却不知俺窮漢每好苦楚也。

〔倘秀才〕有等人道，宜掃雪烹茶，在讀書舍裏；又道是，宜羊羔爛醉，在銷金帳底。不知他陶學士風流可也勝如黨太尉。誰說起寒江上一簣歸，那漁翁的凍餒。

云：好大雪也！我想古來貧儒，也多有受苦的。

〔滾繡毬〕似這雪呵，教買臣懶負薪；似這雪呵，教韓信怎乞食；似這雪呵，鄭孔目怎生迭配。晉孫康難點檢書集，似這雪呵，教凍蘇秦走投無計；王子猷也索訪戴空回，似這雪呵，漢袁安高眠竟日柴門閉；呂蒙正撥盡寒爐一夜灰，教窮漢每不死何爲！

云：這雪下的越緊了也。我待往大街上去呵，風大雪緊，身上無衣難行。我打這背巷裏去，也略避些風雪。

做醉倒科云：這街上倘着的是什麼物件？又不是個包袱，元來是一個醉漢。兀那君子，你也少飲些，怕做什麼！我欲待要去，這廝又一把牽住我右腿，怎麼好待我低頭試看咱。

鬚科云：呀，却元來是我哥哥酒醉了。你臥倒在這裏，眼見的和

這兩個賊弟子的孩兒一處吃酒來。他兩個去了，將你撇在這裏。好朋友也！詩云君子結交不爲財，小人結交專爲膏。如今撇你晝堆中，還只信他無後悔唱。

〔呆骨朵〕見哥哥迎着風，冒着雪，倒在當街睡。我只怕鐘聲盡，被那巡夜的凌逼。雖然是背巷裏，悄悄促促沒個行人，只怕雪地裏冷冰冰凍壞了你。爲甚麼這頭巾上泥來汗。云哥哥，你上墳處也會說來。唱。却不道花壓帽簷低，滿身上雪漸消。云哥哥，你可又說來。唱。這的是酒淹衫袖濕。

也唱。云這兩個好無禮也！你那一生穿的，吃的，都是俺孫員外的。今日哥哥吃的醉了，你丟了他，結下得這兩個好兄弟。

〔偷秀才〕自古道膠漆的雷陳，也也不似你這般合意；雞黍的范張，也也不似你這般爲嘴。你兩個若沒俺哥哥，怕不餓殺你這類。你兩個撮捧着喫的醉如泥，却撇他在這裏。

云你這兩個賊子，每日幫着俺哥哥吃酒，做好漢哩。唱。

〔滾繡毬〕你粧了么，落了錢；你吃了酒，曠了食。詩云好也呵。唱。哥哥，也是他養軍千日，俺孫員外不枉了結義這等精賊。你便十分的覷當他，他可有一分兒知重你？這的是使錢的伶。

削哥哥也在上墳處數遍家會題，兀的般滿身風雪，躑跼①臥，可不道一部笙歌出入隨抵多少水盡也鵝飛。

云我待扶起俺哥哥來，他又打我，若不扶起來，凍死俺哥哥，怎好罷！我也怕不的打我，則背俺哥哥家去做甚麼？可早來到也。叫門，且同梅香上開見科。云小叔叔，你與哥哥商和了也。這誰勸你來？且扶孫大睡科。云你怎生背將你哥哥來？正末云：嫂嫂，我還密中去。在這土街背後經過，絆了我一交。我道是什麼，却是哥哥倒在大雪裏睡着，兩個賊子

撇下去了。孫二想着，共乳同胞的兄弟情分，恐怕街上凍死了，我只得背將家來。嫂嫂，哥哥睡着了也。嫂嫂安置。我回去也。且云：生受你身上寒冷，吃些酒飯還家去。正末云：嫂嫂，則怕哥哥覺來又打我。且云：你放心，你哥哥直睡到紅日三竿還未起哩。正末云：嫂嫂，假如哥哥覺來，怎生好那？且云：他覺來我自支持他，包你沒事。正末云：哥哥性子不好，要打着你如何？且云：我也不是個善的，怕他怎麼保兒，快將麵來與小叔叔吃。正末做吃麵科。唱

〔貨郎兒〕他道俺哥哥十分家沉醉，且吃些兒熱湯熱水。俺哥哥直睡到紅日三竿未起，可怎生近新來偏覺來疾？孫大做醒科云：好睡也。正末唱他酪子裏②紐回咽喉，沒揣的③轉過身體。

云嫂嫂，俺哥哥覺來了也。且云：小叔叔由他，不要害怕。正末唱

〔脫布衫〕我坐則坐，戰兢兢的。孫大做起科云：是甚麼人吃我麵哩？正末唱他醉則醉，氣不丕的。我這裏

底着頭，沉吟了半晌；他那裏不轉睛，噙了我一會。

〔太平令〕吃的是親嫂嫂的酒食，更過如呂太后<sup>○</sup>的筵席。云：嫂嫂，哥哥覺來了也。你說一句兒。且云

我且不說，看他怎的！正末唱：嫂嫂，俺哥哥覺來，你支持我也，不是個善的，諛的我一個臉，描不的，

畫不的，一雙筋，拿不的，放不的，一口麵，吐不的，嚥不的。我便有萬口舌頭，教我說個甚的？

孫大云：兀那吃麵的是誰？且云：是孫二叔叔。你大雪裏凍倒在街上，那兩個賊子撇下你去了，不是叔叔背將來，那

裏有你這性命哩？孫大云：我記得靴鞦裏剩下五錠鈔來。我看咱呀，怎麼不見了？孫二云：你那裏是背我？明明要乘醉

偷我這鈔來！正末云：哥哥大雪裏睡着，孫二恐怕凍壞了你，背將家來。我不知哥哥有鈔，怎麼偷得？且云：多敢是那

兩個賊子拿去了！孫大云：大嫂，你胡說！我這兩個兄弟都是有仁有義的，他怎生拿的去，斷然是這孫二窮斷也！

正末唱

〔伴讀書〕白茫茫雪迷了人蹤跡，昏慘慘雪閉了天和地，寒森森凍的我還窩內，滴溜溜絆

我個合撲地，黑嘍嘍是誰人帶酒醺醺醉，我我我定睛的覷個真實。

〔笑和尚〕諛的我悠悠的魂魄飛，不尋思當街上正是哥哥睡，直背的到家來，不得口好氣

息，倒喫頓潑拳槌，哥哥也，你瞞天地味神祇。監拜天科云：今日打兄弟，明日罵兄弟，唱這的也是孫蟲

兒罪！

孫大云：這窮廝，你要拜死我哩。打科云：小的每，將孫二擎到簷下大雪裏跪着。梅香做批末跪科。正末云：哥哥你好下的，凍殺你兄弟也！

〔叨叨令〕則被這吸里忽刺的朔風兒，那裏好簌簌避，又被這失留屑歷的雪片兒，偏向  
我密濛濛墜。將這領希留合刺的布衫兒，扯得來亂紛紛碎。將這雙乞量曲律的脰膝兒，罰  
他去直僵僵跪。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越惹他必丟正搭的嚮罵兒，  
這一場撲騰騰氣。

且云：小叔叔，你也忒老實員外，着你跪，你就跪；難道着你死，你就死了不成？正末起科云：嫂嫂，你救我這命，咱！且云：保兒，將鍾熱酒來，與小叔叔盪寒。正末吃酒科云：嫂嫂，若不是你這鍾熱酒呵，險些兒凍殺我也！唱

〔耍孩兒〕我怎生來不稱俺哥哥意，嫂嫂也，我不曾犯十惡五逆，這一個家緣兒，都被你收拾。我挂口兒並不會啞題。現如今他強咱弱，將咱打，可不道人善人欺，天不欺。也是我自買到他憔悴。天那！我本是聲冤叫屈，他聽的又道我說是談非。

〔煞〕我衷腸除告天，奈天高，又不知，只落的捶胸跌足空流淚。我過一冬，兩三層單布權

邁冷，捱一日十二個時辰常忍饑。哥哥行並不敢半句兒求於濟，他見我早揎拳擺袖，努目攢眉。

〔三煞〕你欺負呵，則欺負咱；你於濟呵，曾於濟誰。你懷揣着鴉青料鈔，尋相識並沒半升粗米。施餽粥單有一注閒錢，補筴籬我黑說到明，明說到黑，也說不盡我那苦楚也，訴不盡我這傷悲。

〔四煞〕你不是我呵，你明日怎覷人；你不是我呵，你今朝做醉鬼。被間人剝了你新衣袂，洞房中把嫂嫂閒愁殺，巡鋪裏把哥哥高吊起，凍的你剛存這一口兒氣，怎不尋那兩個無徒說話，只管把你兄弟禁持？

〔五煞〕你逆着臉嗽喝的我，我好心兒搭救着你，背將來煖處和衣睡。我指望行些孝順圖些賞，他剝的不見了東西，倒要我陪。早看我身兒上穿着甚的，將一條舊褙褌扯做了旗角，將一領破布衫擺做了鋪遲。

〔六煞〕你向身上剝了我衣，就口裏奪了我食。惡眼眼全不顧親兄弟，我便噏了你這一鍾酒，當下露些醉？我便吃了你那半碗麵，早登時掙的肥。且云小叔叔，你休怪你哥哥不曉事，看我些面

皮罷正末唱我也則是嫂嫂行閒聒七，我不是買來的奴婢，又不是結下的相知。

云嫂嫂少罪，我孫蟲兒回家去也。唱

〔煞尾〕你無過是胸腰上撞我幾頭，脖項上打我幾槌。忍下的就將我凍剝剝跪在簷前地。嫂嫂也，這須是我壓背他來家，可也落得的。下

柳胡上云咱昨日將孫員外撇在街上，偷了他五錠鈔，如今到他家裏看他去。他若有些說話，咱每自會隨機答應。這是他家門首。做叫門且問科。柳胡云嫂嫂，哥哥在家麼？旦云昨日你三人吃的酒醉了，你將哥哥丟在雪裏，不是孫二背將回來，可不凍死了也！柳胡云嫂嫂，難道我兩個丟下哥哥？是這等人，狗也不值！昨日哥哥醉了，是我兩個背到門前，恰好遇見孫二。嫂嫂，這不敢欺我兩個也是醉人，背了這許多路，背的一些力氣都沒了，其實交與孫二，着他好好的接將回來。嫂嫂，你只問那孫二，他在背後說你哩。孫大云我道兄弟每不是這等人，咱今日往李家樓上吃酒去來！柳胡云嫂嫂，你看今日哥哥醉了，可是我兩個背回來？同下旦云俺員外只信那兩個光棍，將他兄弟朝打暮打，百般的勸不省。我如今不免出一智量勸員外咱。詩云只爲同氣連枝，不可傷，做出區區巧智量。從古妻賢夫省事，免使傍人說短長。下

（選自元曲選）

蕭德祥，元杭州人，以醫爲業。著有雜劇王偃然斷殺狗獪夫，今存。四大王歌舞麗春園，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四春園，均佚。

註釋

① 殿 音頭酒再釀也。

② 嚙 同響。

③ 靴鞞 枸原音衡，作兵器解。此處當指靴筒。

④ 孫蟲兒 正末自稱，孫大之弟，因柳胡進讒其兄，爲兄所逐，住破窰中，淪爲乞丐。

⑤ 有等人道六短句 清異錄：陶穀買黨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煮團茶，謂姬曰：「黨家應不識此？」姬曰：「彼粗人，但於銷金帳中淺斟低酌，飲羊羔美酒耳！」

⑥ 誰說起寒江上一簑歸二短句 柳宗元江雪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篔簹翁，獨釣寒江雪。」

⑦ 買臣懶負薪 漢會稽吳人家貧好讀書，常於雪天賣薪自給。元無名氏著有雜劇朱太守風雪漁樵記。

⑧ 鄭孔目怎生迭配 元楊顯之著有雜劇鄭孔目風雪酷寒亭。

⑨ 晉孫康難點檢書集 孫康，晉京兆人，性敏，好學，家貧，無膏火資，於冬日映雪讀書，後官至御史大夫。元關

漢卿著有雜劇孫康映雪。

① 凍蘇秦走投無計。元無名氏著有雜劇凍蘇秦衣錦還鄉。

② 王子猷也索訪戴空回。語林：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

在剡溪，便乘舟往，經宿方至。既造門便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③ 漢袁安高眠竟日柴門閉。袁安，後漢汝陽人。錄異傳：洛陽令常出案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路，

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④ 呂蒙正撥盡寒爐一夜灰。元馬致遠著有雜劇呂蒙正風雪齋後鐘；王實甫著有呂蒙正風雪破窑記。案

呂蒙正，宋河南人，字聖功，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一。徵時不得志，後官至戶部尚書平章事，有知人之明。

⑤ 倘應作繭。

⑥ 元應作原。

⑦ 膠漆的雷陳。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見後漢書。今言友誼，恆稱雷陳。

⑧ 雞黍的范張。元宮天挺著有雜劇生死交范出雞黍，取材於後漢書。敘東漢范式與張劭友，並告歸。式約

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日，劾殺雞炊黍以待，式果至。後夢劾告以已死，式素服奔赴如期。賈葬。

⑤ 噓 音燼，喫貌。集韻云：食無廉也。

⑥ 躑躅 屈曲貌。

⑦ 酪子裏 猶云猛然間也。

⑧ 沒揣的 猶云莫料到也。

⑨ 呂太后 元曲中所熟知之人物。馬致遠著有呂太后人薨戚夫人，李壽卿著有呂太后夜鎮鑑湖亭，呂太后定計斬韓信，呂太后祭澆水，石君寶著有呂太后臨彭越，于伯淵著有呂太后餓劉友。

⑩ 同氣連枝 語見周興嗣千字文。連枝，謂兄弟如木之連枝，同出於一本也。傳蘇武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 二八 雪夜救兄

徐 暉

(生同淨丑上)

〔薔薇花〕生嚴威正加，滿空中如鹽撒下。長安多少賣酒人家，料應此際增高價。

二八 雪夜救兄

二一九

長安三尺雪，蓋道十年豐。二位兄弟，方纔舍下喫酒喫得不爽利，還到酒肆中去。淨丑前面新開一個酒館在那里。走介：酒家有麼？未上：造成春夏秋冬酒，賣與東西南北人。三位官人，請上樓去。淨丑取酒來喫。未招淨介前面走的這位財主是誰？淨是有名的孫大員外，穿好衣喫好酒的。未酒不打緊，有一件寶物在此，二位若攬掇大員外兌了，當得奉謝。淨拿來我看。什麼東西？未出銀介：羊脂白玉環。淨果然好！多少價？未要十錠鈔。淨不值五錠罷了。未我又不是蘇州人，難道撒半價不成！九錠鈔必定要的。淨你真個賣也不賣？未小人怎麼不賣！淨若真個賣時，公道還你六錠鈔。未還不勾。淨七錠罷。一分也多不得了。未七錠鈔只勾本錢，却沒有得相謝官人。淨我與你講過了。七錠以外，都是我的。不是我一個人要，還有那一位官人要八刀的。未從命了。淨我與你拽袖爲號。你只顧嫌少，我等二力攬掇加添便了。一面取酒來喫。未是，如此。未分付取酒介：淨招丑說介：淨丑進來介：未員外請酒。小人有件寶貝求售，可用得麼？淨財主員外那一件用不着，且說什麼寶貝。未是羊脂白玉環。淨丑看介：好東西！丑玉環有難得這樣白的。淨是舊做。生果然好。我要兌他，不知多少鈔。未要十錠鈔。淨丑不值，不值！我這員外大哥，是個識寶太師，你多討他也沒用。生還他五錠罷。淨扯袖來不肯介：淨丑大哥，五錠其實還虧他些。生再加一錠。淨如今六錠勾了。又扯袖如前未爭介：淨還不肯！自古道：增錢不如再看。又看介：果然好，還添他些成了罷。生依你再添一錠。又如前介：丑好物不賤，賤物不好。大哥既中意這件東西，不要論價。二哥添一錠，兄弟也添一錠。生便依你再添他一錠。若再不肯，待他拿去。淨如今八

錠了。拿去罷！付七錠與末留一錠介淨丑意會介淨丑看熱酒來。末應下淨五大哥，行其一令，取其一樂，何如？生說得有理。隨意行令介醉介小生內叫介。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生什麼人叫？淨丑叫化的。不要係他。生二位兄弟，這桌上東西喫不了，喚他來賞他些去。淨丑店主人，喚那叫街的過來。末應上那叫街的這里來。小生上怎麼說？末好造化！官人每喫不了的東西賞你。小生多謝，多謝！見生介這是我哥哥。憶下淨丑方纔叫化的是孫二哥。生在那里？未去了。生怒打末介。

〔駐雲飛〕酒保無知故意教他來笑恥堪恨喬才輩惱得心兒碎。呸！喫了這場虧，教人嘔氣。喫得醺醺，拚却今宵醉，痛飲前村踏雪歸。

淨丑勸介生不計較你了。算酒帳。未算了該三錠鈔。生兄弟把與他。淨與鈔末介生二位賢弟，今早帶了十三錠鈔出來。八錠買了羊脂白玉環，三錠還了酒錢，還剩二錠。淨丑碧清。生我醉了。餘這三錠鈔和羊脂白玉環都藏在靴桶裏。兄弟好生看管。淨大哥放心。我的就是我的。丑大哥，一路踏雪回去。淨好大雪大哥，今日酒也好，喫飯也好，下次還到他家去喫。生正是。淨大哥醉了，和你送他回去。淨丑扶生行介。

〔水紅花〕生三人結義做知交。賽關張強如管鮑。○終朝沉醉飲羊羔，柳綿飄，梨花飛遠。合冒雪衝風回去，喫得醉醺醺，醉醺醺，醉扶歸也囉。

〔前腔〕淨丑前緣夙世做知交。賽關張強如管鮑。相攜同步不辭勞，柳綿飄，梨花飛遠。

合請都作醉倒介淨醒起介大哥靴中藏有羊脂白玉環，兩錠鈔，我且瞞了胡子傳，偷了他的，有何不可！作偷介丑醒淨仍作

倒介阿哥，阿哥，他每都醉倒了，叫他醒。且住，孫大哥的羊脂玉環，兩錠鈔，都在靴桶裏，不免偷了他的再處，連柳龍卿也不要通他知道。作偷介淨起兄弟，你在此說些什麼？丑不會說什麼。淨活賊，你方纔說道瞞了柳龍卿，要偷大哥的羊脂玉環，兩錠鈔，我每吃了他的，用了他的，反要偷他東西，忒黑心！丑我幾時說我說叫醒了二哥，大家扶了大哥回去，那個要偷他東西，這個人就要爛心肺的。淨這個賊精，還要罰咒！笑介兄弟，我是取笑你，你的心不到那裏，我的心先到那裏了。丑人人如此，個個一般，可見是難兄難弟，志同道合。如今一個去看人，一個去偷。淨我去看人，你去偷。丑你忒乖！前日吃酒你先去，今日做賊就叫我先去。淨也罷！就是我先去，你便去看人，有人來打個暗號。丑什麼暗號？淨咳嗽為號。丑曉得了。淨請了丑，佯做賊通文。淨君子小人不同。且住，我和你叫他幾句，他若是應，我每只說我兩個收管在此，若是不應，竟偷了他的。丑有理，我看人，你動手。淨孫大哥，孫大哥！低叫偷介丑咳嗽介淨慌介兄弟，什麼人來？丑沒有人。淨沒有人如何咳嗽？丑唬大了你的膽，好做強盜。淨你便唬我，我的手脚快，羊脂玉環被我捉在此了。丑還有兩錠鈔一發拿了便好。淨這兩錠鈔是你去。丑一客不犯二主，一發是你去。淨這個不成。你這張嘴頭不穩，倘日後大哥曉得，就都推在我身上了。還是你去，日後沒得說。丑便是我去，看人要緊。淨不消分付。

丑孫大哥叫介介淨會第二個。丑慌介淨方纔你唬了我，我如今也唬你一唬。丑六月債，還得快。兩錠鈔也在此了。淨把雪來蓋他身上，做條綿被。丑慌介我每自回去。淨凍死街頭妻不知。丑兩人拐鈔自先回。淨尋思總是一場夢。丑他是何人我是誰？下小生上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羞觀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這四句詩乃是昔日呂蒙正先生所作，今日到輪到孫榮身上來。好大雪，好大雪！正是長空飛柳絮，遍地撒梨花。你看這般大雪，我想古人也有幾個好雪的，也有幾個不好雪的，待孫榮略說幾個：

〔小桃紅〕子猷乘興去訪戴，還鄉興盡回船去也。閉門的袁安臥高堂，映雪的是孫康，呂蒙正遠街坊，十謁朱門九不開，無承望也，滿頭風雪恹惶。運來時理朝綱。

這雪好貧富不均！有錢的道，豐年祥瑞。似我這般在街坊上身無衣，口無食，餓凍難禁。當初父母在日的時節，多少享用父母亡過之後，我哥哥聽信謠言，將我趕出來，受了無限苦楚！哭介。

〔蠻牌令〕哥哥占田莊，教兄弟受淒涼。本是同胞養，又不是兩爹娘。我穿的是麤衣破裳，你吃的是美酒肥羊。哥哥噁心下自思量，自忖量。若不思量後，分明是鉄打心腸！

如今天色已晚，告謁也不濟事了，且回窰去等。明日風止雪晴，再出來求告罷。走幹生身跌介。

〔續傳針〕先自悲傷，又遭一跌痛怎當。擡身忍痛回頭望，見一漢酒醉倒在路傍。漢子，你吃得

這般大醉，倒在此雪裏，何不省一口與我孫榮吃了，你也不見得這等醉了，我也不見得這般飢寒，我把古人比與你聽。本待學劉伶入醉鄉，○你如今倒在雪裏，又像一個古人，好一似臥冰王祥。○呀，看看冷逼寒凍神魂喪，早難道酒解愁腸。

且住，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般大雪，這漢子多應要凍死了。我不免叫起隣舍來，救他則個。叫東隣有個醉漢，倒在雪裏，煩你們出來燒些湯水救了他。內介孫叫化在外邊嚷，不要側聲。小生咳，暗暗聽得說話道：「孫叫化在外，不要側聲。」你不開也罷，不免去叫西隣。內介西隣：「內介」孫二來了，不要保他。小生我孫榮今日不是來求乞，有個醉漢，倒在雪裏，命在須臾，你每起來籠些火救了他。內介快吹滅了火！小生呀，我只道東隣歹，誰想西隣又歹似東隣也罷，他每隣舍尙然如此，于我甚事！欲走且住！

〔屬過南樓〕我待不管他，欲待不保他。作走內扮土地扯住介放手，放手！後面有人，一似扯住了咱，莫不是孫榮有些牽掛。回頭看他，回頭覷他，不由人兩淚如麻。

說不得了，不免再去叫他每則個。叫介兩邊隣舍，我說與你知道：

〔下山虎〕有一個醉漢，倒在街坊。大雪紛紛下，看着慘傷。我好意教你開門早商量，籠些火焰，教他喫口滾湯。救人一命活，勝造七級浮屠福壽昌。你若不開門，後偷或死亡，帶累鄰家。

遭禍殃。

內介 這個人好不達時務。人家要睡，只管在此絮煩。小生！正是，我有救人心，人無憐我意。兩下不關門，我也自回去。作走又泣吟介 且住！我孫榮在此嚷了這一回，那東隣西舍都曉得我的口聲。這漢子酒醒了回去還好，倘然不醒，凍死了，明日他每起來看見，只道我謀死了他，劫了他的財帛，可憐這一場沒頭官司，怎麼了也罷，不免把這醉漢扶在房簷下，躲些風雪，不強似在這雪裏眠。或者不死，也未可知。作拂雪介呀！

〔園林杵歌〕這容龐好似孫大郎。驚介 唬得我魂飄蕩。退後趨前心意忙，那堪柳絮梨花下得恁狂。似這般冷颼颼，寒凜凜，哥哥怎當自忖量，自感傷，怕這雪凍死了兒長，怎禁得撲簌簌淚出痛腸。

哥哥，你和柳龍卿胡子傳出來。

〔望歌兒〕三人踏雪同宴賞。他兩個先自回歸，撇你在長街上。生作醉介 二位賢弟賽關張，小生口是心非，休想賽關張。到此方知他調謊。從今後休把親撇樣！

罷罷罷，寧可一不是，不可兩無情。哥哥，你倒在雪中，若不是孫榮來此，却不凍死了你。就此背你回去。只一件，哥哥若這酒醒起來，這一頓打非同小可也。說不得了，便打時也不妨，還有賢達嫂嫂解勸。

〔羅帳裏坐〕欲送你到家，尋思慘傷。哥哥酒醒，禍起蕭牆。誰教你上門自取災殃，只愁雪上更加霜，這頓拳頭怎當？背生走介

〔江頭送別〕哥哥的，哥哥的，倚強恃長。親兄弟，親兄弟，意怎敢忘？好友背你回家去，由哥哥打罵何妨？

〔憶多嬌〕兄見短，咱見長。哥哥，你把身子略放鬆些便好。那知做兄弟的，二三日沒有水米打牙，你是這等拖住，教我那裏背得起苦嘆！我全無氣力，須當勉強。念取同胞親兄長，手足之情，手足之情，怕甚山遙路長！

〔尾聲〕看看背過平康巷，哥哥酒醒從頭想。兄弟是嫡親，結義的都是謊！

迎風踏雪送兄歸，

忍凍擔飢實可悲！

漫騰騰的無些力，

一步那來兩步移。

（選自殺狗記）

作者小傳

徐斃字仲山，明初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朱彝尊以爲殺狗記卽爲斃作，惟徐時敏、馮夢龍均曾改。

潤之。今所傳之六十種曲本即經墨憨齋改訂者。

### 註釋

○ 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 此二句從杜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脫化而出。

○ 管鮑 管仲之友曰鮑叔牙，仲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之言，見史記。後因稱友誼曰管鮑。

○ 劉伶入醉鄉 世說新語：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

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

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五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醜

然已醉矣。

○ 王祥懷冰 王祥字休徵，晉琅邪臨沂人，母薛氏，繼母朱氏，生覓，屢以非禮使祥。晉陽秋曰：「時盛寒，冰凍

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自出。」其誠至如此。

○ 蕭牆 言至近之地。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 文章體製七 戲劇

我國戲劇，除了受有歐洲影響的話劇以外，有雜劇和傳奇兩種。雜劇正式成立時代是元朝，體製很嚴，約有下列各

點：

一、一本四折 每本都是由四折作成的。只有趙氏孤兒五折是個例外。西廂記二十折，實爲五劇，即五個四折所合成；西遊記二十四折，實爲六劇，即六個四折所合成。

宮：  
二、一折一調一韻 北曲的宮調雖有十二調，但實際用於雜劇的在套數的關係上不過五宮四調，這就叫做九宮：

黃鐘宮

仙呂宮

正宮

中呂宮

南呂宮

雙調

大石調

越調

商調

此外如小石調、商角調以及般涉調，都是不用的。所謂宮調，如古樂的律呂一樣，即旋律的調子。

每折用調，雖不能完全一定，但大致是有一定的。例如第一折多用仙呂點絳脣，第二折多用南呂一枝花，正宮端正好或中呂粉蝶兒，第三折多用中呂粉蝶兒，正宮端正好，越調鬪鶴鶩，雙調新水令或商調集賢賓，第四折多用雙調新水令或中呂粉蝶兒。聯套的次序，亦多有定律可尋。詳見蔡瑩的元劇聯套舉例，此處不贅。

三、楔子 有在劇首的，有在折間的。大多用仙呂賞花時或仙呂端正好。也有用兩楔子的。鹽谷溫說：「西廂記第

二本底楔子用一套數是完全違例的。』但我們也不妨解釋作西廂記第二本爲五折，像趙氏孤兒一樣。

四、一人獨唱 雜劇的唱者只限於一人，不是正末，就是正旦。其他雜色雖亦入場，但只說白，而不唱曲。西廂記雖不必四折均爲一人唱，但一折一人唱的規律，却是嚴守着的。

五、題目正名 雜劇末尾，必有所謂題目正名，都是由二句或四句而成的，多數劇名即取正名或正名的第二句，或割裂其三四字。

現在就蕭德祥的殺狗勸夫舉例：

一、一本四折 殺狗勸夫亦爲四折。

二、二折一調一韻 第一折用 呂點絳唇，第二折用正宮端正好，第三折用南呂一枝花，第四折用中呂粉蝶兒。

第一折用真文韻，第二折用齊微韻，第三折用庚青韻，第四折用支思韻。

三、楔子 殺狗勸夫楔子在劇首，用仙呂賞花時。

四、一人獨唱 殺狗勸夫楔子和全四折都是正末（孫蟲兒）唱的。

五、題目正名 殺狗勸夫的題目正名是：

題目 孫蟲兒挺身認罪

二八 雪夜救兄

一一九

正名 楊氏女殺狗勸夫

因此即用正名爲劇名，或僅取末四字稱爲殺狗勸夫。

雜劇體製雖嚴，但明以後，規律也逐漸的打破了。

與雜劇相反，傳奇體製約爲下列五點：

一、不限制齣數。雜劇稱折，傳奇稱齣。雜劇每本四折，傳奇則不限定齣數，惟以四十齣上下爲最常見。例如，本書所選的殺狗記共三十六齣。

二、二齣不限一調且許換韻。與雜劇的一折一調一韻者不同。例如本書所選殺狗記第十二齣寒夜救兒凡用正宮、中呂宮、仙呂、越調等四調，謹詳列於後：

(正宮過曲) 薔薇花

(中呂宮過曲) 駐雲飛

(仙呂入雙調過曲) 水紅花、前腔

(正宮過曲) 小桃紅

(越調近詞) 蠻牌令、繡停針

(越調過曲) 雁過南樓、下山虎、園林杵歌、望歌兒、羅帳裏坐、江頭送別、憶多嬌、尾聲

至於用韻大體仍是依據中原音韻，茲不分次序，表列如下：

(家麻) 1 薔薇花 7 雁過南樓

(齊微) 2 駐雲飛

(蕭豪) 3 水紅花 4 小桃紅

(江陽) 5 疊牌令 6 繡停針 8 下山虎 9 園林杵歌 10 望歌兒 11 羅帳裏坐 12 江頭送別

13 憶多嬌 14 尾聲

可見用韻不只一種，除江陽韻外，還用有家麻、齊微、蕭豪等韻。

三、打破一人獨唱之例 例如雪夜救兄，開端孫華（生扮）唱薔薇花，駐雲飛和水紅花的前半，接着孫華和他的兩個結義兄弟（淨丑扮）便合唱水紅花的後半。接着再唱一次水紅花，淨丑唱前半，三人合唱後半的和歌。從小

桃紅起，直到尾聲，方纔是孫榮（小生扮）唱的，因為淨丑已逃，孫華又醉，當然也只有他一個人唱了。

四、沒有楔子 雜劇有楔子，傳奇沒有，但把第一齣叫做「開場」、「家門」等，以說明全劇的大意。這不過是一

二齣曲恰與雜劇的楔子相當。例如殺狗記的第一齣就是家門大意，第二齣鴛鴦陣云：

二八 雪夜救兄

一三一

「孫華家富貴，東京住，結義兩喬人。誑語謔言，從中撥鬪，將孫榮趕逐，投奔無門。風雪裏救兄一命，將恩作怨，妻諫反生嗔。施奇計，買王婆黃犬，殺取扮人身。夫回幕地驚魂，去喚誰卿。子傳，託病不應承。再往鑿中，試尋兄弟，移尸旣任，方辨疎親。清官處喬人安告賢，妄出首，發狗見虛真。重和睦，封章褒美，兄弟感皇恩。」

五、無題目正名但有下場詩 在雜劇篇末，都有題目正名，但傳奇沒有，而於每齣的終結代以下場詩。且多有取第一齣下場詩末句作爲曲名的，例如殺狗記：

兩喬人全無仁義。 蠢員外不辨親疎。

孫二郎破鑿風雪。 楊玉貞殺狗勸夫。

## 二九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挫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sup>④</sup>廟廷宰執，盡爲陪臣；<sup>⑤</sup>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sup>⑥</sup>可還，太后可復，淵聖<sup>⑦</sup>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sup>⑧</sup>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sup>⑨</sup>僞豫入寇，<sup>⑩</sup>固嘗敗之於襄陽，<sup>⑪</sup>敗之於淮上，<sup>⑫</sup>敗之於渦

口。①敗之於淮陰。②較之前日蹈海之危。③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④之尊，下穹廬。⑤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⑥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⑦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磨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⑧近者禮部侍郎。⑨曾開。⑩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⑪僉議可否，是明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⑫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裳之會。⑬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⑭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⑮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⑯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利，近亦曰可利。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⑰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

「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  
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之至！

(選自宋史)

作者小傳

胡銓(一一〇三——一一八〇)字邦衡號澹庵廬陵人舉建炎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乞斬秦檜王倫孫近頭懸之藁街好事者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檜怒其逆已除名編管新州。乾道中入爲工部侍郎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諡忠簡。著有澹庵集一百卷。

註釋

○ 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王倫字正道宋大名人家貧無行好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律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倫直造御前自薦其才欽宗立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安。

① 遂舉以使虜。王倫傳：「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

② 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王倫傳：「紹興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既至金國，金主賈爲設宴三日，遣簽書官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諭以金使肆慢，抗論甚喧，多歸罪倫。」

③ 是欲劉豫我也。劉豫傳：「建炎二年，除知濟南府。是冬金人攻濟南，遣人略豫以利，豫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龜城納款。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

④ 一旦豺狼改慮三短句。劉豫傳：「七年十一月丙午，廢豫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朮僞稱南侵，至汴，給麟（豫子）出，擒之。因馳至城中，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

⑤ 商鑿不遠。孟子：「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商卽殷也，言殷人滅夏而代之，殷之子孫，欲以滅亡爲戒，不必求諸遠，卽在夏后之世也。按宋時避太祖父趙弘殷諱，故改殷爲商。

④ 左衽 謂衣襟左交，夷狄之服也。

⑤ 陪臣 古者諸侯之大夫，對天子自稱陪臣。禮曲禮：「自稱臣曰陪臣某。」

⑥ 梓宮 漢書註：「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按此指徽宗。徽宗於紹興五年四月

崩於五國城。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十月權措於永祐陵。

⑦ 淵聖 欽宗本紀：「康王卽位於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⑧ 陛下間關海道 間關謂道路之難行也。高宗本紀：「靖康三年十二月乙酉，兀朮犯臨安府，帝乘樓船次

定海縣。庚子移幸溫台，四年正月甲辰，朔御舟碇海中。丙午次台州章安鎮。甲寅泊溫州港口。四月甲申下

詔親征，巡幸浙西。」

⑨ 陸梁 跳躍貌。揚雄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

⑩ 僞豫入寇 僞豫指劉豫。蓋豫曾迭次引金人入寇也。

⑪ 敗之於襄陽 紹興四年夏，岳飛破李成，復襄陽六郡。襄陽，三國魏置郡，晉以後因之。明清政府，今湖北襄

陽縣。

⑫ 敗之於淮上 紹興四年冬，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追至淮而還。淮上，淮水之上也。淮水源出河南桐柏

山，東流經安徽境，潏於江蘇，安徽間之洪澤湖，其下游，自淮陰縣合於運河。

⑤ 敗之於渦口 紹興六年十一月，劉豫遣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忠等大敗猷於藕塘，猷至南壽春而還。渦口爲渦水出口之處，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北。

⑥ 敗之於淮陰 紹興三年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按淮陰卽今江蘇淮陰縣。

⑦ 蹈海之危 紹興三年冬，帝奔明州；明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温州。見綱鑑。

⑧ 萬乘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孟子：「萬乘之國。」後因謂天子爲萬乘。

⑨ 穹廡 能帳也，其上穹隆，故名。史記匈奴傳：「匈奴父子，乃共穹廡而臥。」

⑩ 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 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遊於趙，秦圍趙，急，魏使辛垣衍請

帝秦，仲連堅不可，秦軍爲卻。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逃於海上。見史記。

⑪ 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 秦檜，字會之，宋江寧人。政和間登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靖康間，累遷御史中

丞。二帝北遷，檜從至金，被留；高宗時，脫歸爲相，未幾落職，尋復相。力持和議，殺岳飛，竄張浚、趙鼎，主戰之臣

誅鋤殆盡，和議遂成。封秦，魏兩國公，進建康郡王，卒贈申王，諡忠獻。寧宗時，追奪王爵，改諡繆醜。

⑫ 石晉 謂石敬瑭也，五代晉之高祖。其父臬，振雞，本出於西夷，從晉王李克用征伐有功。敬瑭尙後唐明宗

女拜河東節度使，反於晉陽，借契丹援兵滅後唐。契丹立之爲晉帝，稱臣於契丹，上尊號曰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後以納吐谷渾之降，契丹使人責讓，憂憤而死。

⑤ 禮部侍郎 禮部掌禮秩學校及貢舉之職，以尙書領之，貳以侍郎。

⑥ 曾開 字天游，宋贛州人，徙居開封。崇寧進士，建炎中，歷禮部侍郎，忤秦檜，罷知徽州，以病免。

⑦ 臺諫從臣 謂御史臺、諫院及左右給事之臣。

⑧ 孔子曰三短句 見論語憲問篇。

⑨ 衣裳之會 對兵車之會而言，和平之會也。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盟也，信厚也。」

⑩ 孫近 字叔諸，宋無錫人。崇寧進士，復中弘詞科。高宗朝，屢官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從駕親征，以翰林學士承旨，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和議成，巧詞許之，後以和議有異論，士論少之，謫秘書監分司南京，漳州居住，移贛州卒。

⑪ 參知政事 宰相之副貳也。始於唐之裴寂，以迄於遼、金、宋、元，至明始廢。

⑫ 伴食中書 譏在職不事事也。唐書盧懷慎傳：「開元三年，懷慎與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中書，漢武帝置，曰中書令，以總掌禁中書記，歷代因之，位比宰相。

至唐中葉，僅存虛名。宋置三省，而中書令位高不除人，以他官行其職。

◎ 政事堂 唐宋時，皆於禁中置政事堂，以議庶政。御掃編：「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定於宰相治事之地，號曰政事堂。」

◎ 戴天 禮曲禮：「父之讎，勿與共戴天。」疏：「謂孝子之心，不許共仇人戴一天，必殺之乃止。」

◎ 蕪街 地名，在漢長安南門內。漢書陳湯傳：「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 赴東海而死 史記魯仲連傳：「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 三〇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

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

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瘞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體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犯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加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

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者，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亦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sup>④</sup>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不可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sup>⑤</sup>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

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選自蘇東坡全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十二篇韓幹畫馬贊。

註釋

① 教戰守 宋制科，有膽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賢才方正直言極諫科，博學鴻詞科，此文乃仁宗嘉祐五年賢才方正直言極諫科，蘇軾對策中之一段。

② 眊 目少精也。

③ 祿山 安姓，玄宗時爲平盧范陽節度使，天寶末，舉兵內犯，陷洛陽，逼長安，後爲其子慶緒所殺。

④ 西北二邊 北指遼，西指西夏，宋歲以錢幣奉二國。

⑤ 都試 總試之也，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課殿最。

### 三一 論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而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餒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

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敵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麀麀也。竊爲陛下惜之！

（選自賈長沙集）

作書小傳

賈誼（前二〇〇—前一六八）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世稱賈太傅，又以其年少秀才，稱爲賈生。

註釋

① 論積貯疏 漢文帝卽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因上此疏，帝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安百姓，見漢書食貨志。

② 筦子 筦，同管。筦子，管仲也。字夷吾，春秋時相齊桓公，霸諸侯，稱仲父。諡敬，亦稱管敬仲。所著書曰管子，背本而趨末，言棄農業而趨工商也。背，讀作佩。

③ 泛覆也。

㊦ 懸 罄極也。

㊧ 狼顧 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卽心恐也。

㊨ 賣爵子 賣爵又賣子也。

㊩ 聞耳 聞於天子之耳也。

㊪ 阡危 近邊欲墮曰阡，故言危曰阡危。

㊫ 饑穰 饑，荒年也；穰，豐年也。

㊬ 禹湯被之矣 謂禹曾遭水，而湯曾遭旱也。

㊭ 衡 橫也。

㊮ 疑 讀如擬，僭也。

㊯ 晦 畝本字。

㊰ 廩廩 卽凜凜，危也。說文本作廩，隸省作凜，此又假借廩字耳。

三一 以魯肅自代疏

周 瑜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於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始終。此朝士盱食<sup>○</sup>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選自三國志)

### 作者小傳

周瑜，三國舒人，字公瑾，有文武籌略，仕吳，敗曹操於赤壁，拜前將軍，領南郡太守。

### 註釋

○ 盱食 言晚食也。左傳：「楚君大夫其盱食乎！」謂欲食而不遑也。

○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見論語秦伯。

### 文章體製八 奏議

奏議是專制時代的遺物，雖然有一部分是有意義的敢說話的，大部分都是些阿諛奉容的文章，很不容易選輯，我們

在這裏尋了幾篇有內容的，不十分違背時代的，尤其是有氣骨的。

林紆對於清末的奏議曾痛切言之：「古之奏議取直，今之奏議取密。直者任氣據忠，以所言達其所蘊。凡德不聰，僉壬在側，亂萌政弊，一施匡正，一加彈劾，不能以格式拘，亦不必以忌諱避。至於密之爲言，則粉飾補救，俾無縫隙之謂。偶舉一事，上慮樞臣之斥駁，下防部議之作梗，故必再四詳慎。宜質言者，則出以吞吐，故作商量；宜實行者，則道其難艱，曲求體諒。語語加以騎牆，篇篇合乎部式，此安得有佳章表如彥和所謂雅義以扇其風，情文以馳其麗者！」真的，像清末那樣的做奏議，實在太苦了！

奏議的種類很多，舉要如次。

〔奏〕取義於尚書的「敷奏以言」本來是達於天子的，但後世又稱爲「奏事」「奏記」「奏啓」就不盡是達於天子的了。從漢代起，纔有「奏」的一體。

二、議 一稱「奏議」或「疏議」。此外還有「駁議」和「駁議」都因內容而異其名稱。駁議主反覆詰難，曲盡事理；駁議主大臣沒後，加以封駁。

三、疏 就是疏通的意思，凡向天子論事的都可以稱爲疏，但也有論事而不稱疏實際上內容是與疏相同的。陶潛與子書稱疏，那是一個例外。本書選有賈誼的論積貯疏和周瑜的以魯肅自代疏。

四、上書或上言 上書的名稱，始於戰國，盛於漢，元明以後少見。凡致尊長，都可以稱爲「上書」。如果是上尊長的，就歸入書牘類，如果是上天子的，就歸入奏議類。古代表文，開端必有「臣某言」，這就是上言的意思。也有拿「上言」獨立一體的，其實與「上書」沒有什麼分別。此外，又稱作「上辭」。例如吳章的獄中上辭。宋以後，上書、上言等名稱就都不用了。

五、章 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唐宋的體例又是不同的。唐人聲律不大講求，却有雄渾之風；宋人聲律精切，却能做到明暢的地步。

六、書 就是「上書」，不過名稱不同而已。上與下，可入詔令類；臣民相往來，可入書牘類；下奉上，則入奏議類。

七、表 就是標明的意思。東漢後始有文字可見。劉勰章表篇說：「表以陳情。」雖不盡合，却也有說著之處。例如有名的抒情文，李密陳情表和諸葛亮的出師表，都是以表名的。進書恭呈御覽，也用表體。因內容不同，表也有不少的異名：國家有大典，臣子獻文爲賀，這文章就稱爲「賀表」；用駢儷寫謝恩的話，就稱爲「謝表」；勞屈力窮，乞憐強國之君的，就稱爲「降表」；大臣臨死時，寫信給皇帝，就稱爲「遺表」。遺表最沒有價值的，就是替自己的子弟乞恩，次之是說些受恩深重圖報來世的話，最好的是談到國家大政，有尸諫的意思。

八、策 就是把所要說的話寫在簡策上的意思。大多爲應試之作，又稱「對策」。黃仲舒的天人三策最有名。文

體明辨云：「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蓋欲觀其博古通今，與夫判斷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善爲疑難。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分爲二類：一曰「制策」，二曰「試策」。此外士人私自著策上達天子的，就叫做「進策」。近時人建策於政府，也是這一體的變相。

九、摺 就是摺疊的意思，取其便於上進。以前沒有這樣的名稱，清代纔以此作爲奏牘的通名。

一〇、劄 一名「劄子」，「奏劄」或「劄文」，意思是一樣的，取其便於條奏。

一一、啓 漢避景帝諱，所以不用這名稱，魏晉以後盛行。唐以後並用於尊長。凡給尊長的，可歸入書牘體；給天子的，則歸入奏議體。

一二、對 始於漢，答君所問。因爲是口述的文字，所以宜簡不宜繁。

一三、封事 文體明辨云：「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漢多有之。元明以下少見。本書還有胡銓的上高宗封事。

一四、彈文 彈就是用彈丸來打鳥的意思。一名「彈章」或「彈事」。凡彈劾人家罪狀的就用這名稱。梁任昉

沈約，最工此體。

一五、讓 就是謀的意思，臣子以其所謀告於其君之謂。尚書以後少見。

此外還有賤狀、講義、露布等名稱，不及一一備述。

### 三三三 手詔何點

蕭衍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就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覽別邱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sup>○</sup>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sup>○</sup>，伯況以穀綰見文叔<sup>○</sup>，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選自梁武帝集)

#### 作者小傳

蕭衍(四六四—五四九)字叔達，小字練兒，南朝南陵人。劉宋時，與沈約等並稱爲竟陵八友。後受齊禪，卽皇帝位，國號曰梁。太清二年，侯景亂，圍京師，衍憂憤成疾，餓死於臺城。生平著述甚富，以關於解經者爲多。

註釋

① 何點 蕭梁人，博通羣書，雅善談論。與梁武帝有舊。武帝踐阼，賜以鹿皮巾，欲拜爲侍中。點以手掎帝鬚曰：

「乃欲臣老子邪？」尋辭疾歸。

② 嚴光 後漢餘姚人，一名遵，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帝聘之，引入道故舊，因其偃臥，光以足加帝

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

③ 文先以皮弁謁子桓 文先乃後漢楊彪字，賜子。博習舊聞，獻帝時拜太尉。時董卓專權，欲遷都以避諸侯

兵。彪力爭，卓遂奏免彪官。卓死，起爲太尉。郭汜、李傕之亂，盡節衛主。曹操忌之，誣以大逆，孔融力救乃免。魏

文帝（字子桓）立，欲拜爲太尉，固辭，乃賜之几杖。朝見時，令著布單衣，鹿皮冠，杖入，待以賓禮。黃初中卒。

④ 伯况以縠綃見文叔 伯况乃後漢周黨字，太原廣武人。束身修志，州里稱高。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後賊暴

縱橫，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光武帝（劉秀字文叔）徵爲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引見，不得已乃著

短布單衣，縠綃頭，見帝，自陳願守所志，遂隱居澗池，著書而終。

### 三四 與湘東王令

蕭綱

威明 ① 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上，神風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

橫才學優瞻。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選自梁簡文帝集)

作者小傳

蕭綱(五〇三——五五一)字世績，梁武帝第三子。所爲詩綺艷輕浮，時號宮體。著有昭明太子傳、諸王傳、禮大義、老子義、莊子義、長春義記、法寶聯璧等。

註釋

○ 湘東王 卽梁元帝蕭繹，武帝第七子。

○ 威明 王規字威明，爲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五三六)卒。蕭綱作有庶子王規墓誌銘。

○ 劉子 疑卽劉顯，蕭綱作有戎昭將軍劉顯墓銘。

### 三五 禁浮華詔

高洋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媾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

資以營日富。①又奴婢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剋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維新，②思蠲往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③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選自全上古漢魏六朝文)

作者小傳

高洋，北齊文宣帝，字子進，高歡第二子，初即位，頗留心治術，征服四克，威震華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肆行淫暴，在位十年。

註釋

① 禁浮華詔 天保元年六月所下，時北齊文宣帝纔僭位也。

② 日富 一日之富也。詩小雅小苑：「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③ 維新 謂國運方新也。詩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④ 納民軌物 左傳隱五年：「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軌物，法度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謂之物。

### 三六 誠兄子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襜，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選自後漢書)

#### 作者小傳

馬援，東漢茂陵人，字文淵。初依隗囂，後歸光武。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武陵五溪蠻反，援復將兵討之。

後卒於軍，封新息侯。

釋

○ 施衿結綰申父母之戒。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勉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

○ 龍伯高 名述，京兆人，時爲山都長。光武見拔書，擢拜零陵太守。

○ 杜季良 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光武見拔書，詔免保官。

○ 郡將下車 郡將卽郡守，以其兼領武事，故曰郡將。官吏初就任曰下車。

### 文章體製九 詔令

詔令和奏議一樣，也是專制時代的遺物。倘若說奏議是阿諛奉容的，那末詔令便是妄自尊大了。那樣擺着十足的架子，說些冠冕堂皇的話，只是表示寫詔令的人是個統治階級罷了。像這一類的文章，跟奏議是一樣的難選。我們姑且選了幾篇還有一些人氣的。特別注重於南北朝，只是爲了當時是文學至上時代，帝王大多不擺臭架子，說話還算懇切而已。

劉劭文心雕龍把漢高祖敕太子和馬援的家戒都當作戒。後來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就把尊長告戒卑幼的信也歸入詔令類，未免太寬，但也足備一說。所以本書裏也選了一篇他所選過的馬援的戒兄子書。

高洋的禁浮華詔，林紆在畏廡論文裏也很稱讚：「齊文宣兇頑逾於桀紂，而禁止浮華一詔，亦辯暢可人意。」

詔令類的名稱最多最繁，現在一一開在下面：

一、詔：文體芻言把詔分爲「詔」、「卽位詔」和「遺詔」三種，殊可不必，把這三種合併起來，總稱爲詔就行了。因爲皇帝卽位有詔，臨死時有詔，都是因事而定名的；如果要像這樣仔細分類起來，應該不只三類，例如寵命稱爲「優詔」，機密稱爲「密詔」，此外還有「親詔」「手詔」「特詔」「中詔」「清詔」「哀詔」「制詔」等名稱，就都該分類的了。與其如此繁複，還不如總稱爲「詔」的好。詔就是「昭」的意思。據說，秦時改令爲詔，故詔始於秦，但周文王已經有了詔和詔太子發，倘若不是僞作，周朝該是詔的起源時代了。唐代因武后名曩，與詔同音，又改爲制。但唐代中葉也有稱詔的，或許詔的禁用，僅止武后這一個時代吧？

二、令：文體芻言把令分爲「令」和「遺令」，又是同樣的弊病。其實說來，連「遺詔」與「遺令」都可以不分，除了名稱不同，內容上何嘗有什麼分別呢？三代的時候，上告下就稱爲「命」，例如周書有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和文侯之命，後世纔廢命不用，以「令」替代，所以劉勰說：「降及七國，並稱曰令。」秦孝公下令國中，纔有「令」的文字可見。文選六臣註說：「秦法皇后及太子稱令。」但秦始皇不是皇后或太子，也寫過初併天下議帝號令，或者當時法制未定，可以通用，也未可知。秦以後，君臣都可用「令」，就沒有一定了。現今的公文，上對下也有令的一體，又有

「訓令」和「指令」，訓令是上對下訓飭用的，指令是下對上有所陳請，指令如何辦理用的。遺令寫得好的很少。

三、諭 左傳有周天子諭告諸侯，可見諭的名稱，在春秋的時候已有。漢高祖有入關告諭，又可見「諭」與「告」是一樣的。後來子天的諭叫做「上諭」或「諭旨」，臣子告下屬也稱「諭」，諭便不屬於帝王一人了。

四、書 漢時有詔書、策書、制書、敕書等名稱，都是體制嚴重的。實際上就是詔、策、制、敕。只稱作「書」的，是天子把他自己的意思告訴臣子，往往屈尊，把臣子當作親戚朋友看待。唐以後這樣用的很少，只是偶爾施之於外藩而已。還有一種「璽書」，也可以附在此處講。從前臣子所用的印章，都可以稱為璽，左傳上有「璽書追而與之」的話，後來只有天子稱璽，於是「璽書」也為天子所專頒，其實就是詔敕的別名。漢時屢見，唐間有之，五代迄明不復見。清制，凡「崇上慈寧徽號」，「中宮正位」，「妃嬪受封」都用璽書的體裁。中華民國玉璽，仍沿用這個名稱，惟用法不同。書的別名又叫做「御札」，後世王言稱札的很少。

五、敕 敕有儆戒的意思。周穆王命郊父受敕憲，這是最古的敕。漢時刺史太守赴官，都有敕書。唐代有「發敕」用於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或除官；又有「敕旨」用於百官奏請施行；「論事敕書」用於戒約臣下；文字或駢或散。宋有曉諭軍民的「敕榜」和贈封六品以下官的敕命。明代凡差遣諸大臣，子敕行事。清代用於贈封。劉鋹云：「敕為文，實詔之切者。」（文心雕龍）可見敕與「戒」的作用是一樣的。

六、詔 詔的名稱見於尚書，在「詔」「令」以前，成湯的湯詔最早。此後成王封康叔有康詔，封唐叔有唐詔，都是較古的。漢唐少見。王莽、蘇綽雖都寫過大詔，只是摹擬的假古董。宋則臣下授官多用詔，如唐代的「告身」。清代詔敕並用，以官品高下爲差。又有「告詞」，是詔的異名。

七、制 漢代詔書多用「制詔」兩字，足見制就是詔。讀書作文譜云：「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敕，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

八、批 批始於唐，現代公文的批，猶用此名。唐代只單稱批，所以張九齡有批張守珪送安祿山詣闕奏，元微之集中，也有批劉悟謝上表，批王播謝官表。到宋代纔叫做批答。從此以後，叫做批的，臣子間或可用，「批答」兩個字，就只有王可以用了。

九、教 蔡邕獨斷云：「諸侯言爲教」，是說長官諭其下的意思。漢代已經有了。魏晉之間猶屢見。後來就一律稱諭，不再稱教。

一〇、策 古代凡受封的都授之以策；左傳有策命晉侯爲侯伯的記載，可惜沒有文字留存下來。漢代的封策，常可在史記、漢書裏看到。不過免官也有用策的，例如漢哀帝的策免彭宣和策免師丹。後世改策爲「冊」。冊就是策字。

見尚書顧命。又禮芻言另列諡册，哀册，徐伯魯的文體明辨除了這兩類外，另外又添上九類，各附說明：

1. 祝册 郊祀祭享用之。
2. 玉册 上尊號用之。
3. 立册 立帝立后及太子用之。
4. 封册 封諸王用之。
5. 哀册 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
6. 贈册 贈官贈號用之。
7. 諡册 上諡賜諡用之。
8. 贈諡册 贈官並賜諡用之。
9. 祭册 賜大臣祭用之。
10. 賜册 報賜臣下用之。
11. 免册 免大臣用之。

一、敕文 尚書有『肆赦』的話，周禮有『掌三赦之法』的話，可是敕文却不可考見。最古的敕文只是曹丕

赦遼東吏民公文。唐宋以後，那就有赦必有文，不勝枚舉了。

一二、檄。戰國策張儀爲檄告楚相，方見檄的名稱。（據辭學指南）軍中遇有急事，就把羽毛插在檄上，叫做「羽檄」，俗話稱做「雞毛報」。劉勰論檄：「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氣壯自然就剛，理直自然就健；但也有個限度，破口大罵，就反而不能得人同情了。所用文字，駢散都有。駢文是從唐朝起纔有的。

一三、符。剖竹爲二，各藏一分，以爲信驗。漢代有竹使符，龍虎符等名目，與檄同爲軍中所用，所以符檄是並稱的。唐代上司和下屬的公文，有六種體裁，第六種就叫做符。

一四、九錫文。這名稱出於韓詩外傳，是當作特別的典儀，來待有大功的諸侯的。王莽、曹操之流，都竊而居之。此後一直到宋、齊、梁、陳，凡禪位之先，都有此舉，幾成例行故事。文體也大略相似。

一五、鐵券文。漢初功臣受封，有泰山、黃河之誓。直到唐朝中葉，藩臣驕慢，朝廷恐怕他們有變心，便賜鐵券給他們，來安他們的心。文中明言，卽有重罪，也都赦宥，不加懲治。券是用鐵做的，穆金屑爲字。

一六、判。始於西漢，本爲試士而設，揚雄綜判取士卽是。後來對於兩造之詞，加以判斷，而定曲直，也叫做判。現在據法斷獄，也稱「判詞」，不過體製已經大有不同了。

除以上十六種外，還有許多名稱，如德音、口宣、策問、牒、參評、考語、勸農文、約、榜、示、審單等，較爲次要，此處都不一一

列舉了。

高中混合國文 第二册



高 中 混 合 國 文

翻 印 必 究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行排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 第二册

實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趙

景

深

發行人

李

志

雲

出版者

北

新

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濟南 廈門  
廣州 重慶 開封 瀋州  
杭州 武漢 西安 汕頭  
南京 長沙 貴陽 雲南

北新書局

4-18063

